

319

清議

社論
向新外匯政策論者質疑

當前經濟學人的態度問題

金元救得了世界？

英國人眼光中的美國

美國通貨膨脹鱗爪

美國銀行界與通貨膨脹

歐洲何時恢復繁榮？

德國經濟近况

國際
基納
關於法郎貶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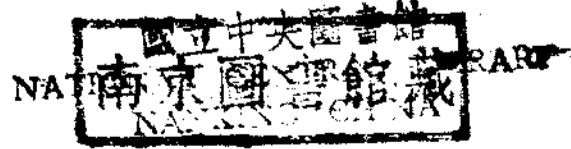
編後

李老 王秋 劉楊 趙天
關兵 蔭水 月文 述天
蔡譯 蔣譯 亭輝 五

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戰後建設問題研究會出版

上海廣元路雲裳村二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及滬行 上海寧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上海區各分行 南京西路 愚園路 林森中路 八仙橋 提籃橋
虹口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無錫 蘇州
常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中國旅行社

電話：一三四五〇號轉接各組
地址：四川中路四二一〇號

本社業務一覽

承辦國內外貨運行李業務，代客報關，代理保險等。
發售國內鐵路客票，預定車位、鋪位。
發售國內機票船票，預定機位船位。
發售國外及香港輪船、飛機客票，辦理國外聯運，預定
座位，代擬行程，代客申請外匯，領售銀行旅行支票
等。
代理郵電業務，經售旅行雜誌及刊物，代售印花、郵票
等。

上海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浦 東 銀 行

創設於民國十七年

歷史悠久

信用卓著

總行地址

上海中正東路二八四號

電話 一七四二六

一七四二七

經營法定商業銀行業務兼營儲蓄業務

★ 則原為意滿客顧使 ★ 旨宗為會社務服以 ★

社 論

向新外匯政策論者質疑

最近中央大陸商務等報曾提出改變外匯政策的主張，要點是：(一)開放外匯管制，建立外匯自由市場；(二)政府不供給進口外匯；(三)實行進出口聯鎖制度。態度異常堅決。很像說現在政策絕無可以留戀的餘地，而今後起死回生之劑，就是實行他們所提出來的辦法。這不免使我們一喜一懼，可喜的是大家很熱衷於國家政策的檢討，多所獻議；但使我們不免恐懼的一點，就是這些擬議都忽略了時間，環境和技術！

首先要指出來的，就是任何一種政策無論理論上如何健全，但並不就是好政策；而必需它真能切合當時當地的環境。去年可以實行的辦法，今年未必就可以實行，就需要實行；外國所能推行的辦法，我們不一定應該仿效。這其間所包含的時間、環境和技術的因素太關重要了。如果捨去這些因素而談新辦法，實在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假定真的被採用了，恐怕不過等於換湯不換藥，不會收到預期良果的。

我們在第二期社論裏曾提出「管制貿易開放外匯」的主張，我們的基本看法，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度裏，政府應該儘量少講管制，主張自由經濟，廢止進口許可制，而採用進口項目的控制辦法；中央銀行僅對進口最多之棉花及石油供給外匯，其他外匯概

不供給；出口貨不結匯，但應將出口外匯存在指定銀行帳上，限期售與進口商；對僑匯以不低於市場的匯率收購。這是去年六月中的事。以後八月中政府改變外匯政策，我們就一直沒有表示過意見，理由是：

(一)新外匯辦法已經比以前進步了。
(二)平衡會的機動調整匯率，在不加重物價漲勢的條件下，也還有增長出口的效果。

(三)國內軍政局勢日趨嚴重，建立自由市場，對於社會安寧上，可能有不利的影響，自由放任應在局勢較為安定之情況下推行，始可免除流弊。

因為我們有這三點認識，所以對於新政策始終未加評論，但這並不是表示我們放棄了我們的主張，也不是說我們對新辦法表示滿意；相反的我們覺得在局勢惡劣發展之下，我們不宜於輕談一更張一，侈言「新政」！

據我們觀察分析我國的外匯問題，發現以下幾點：

(1)去年美匯官價一年中增加了二十六倍五，但同年物價不過增加十四倍六，這不能說匯率貶值的不夠大了。可是出口增加了多少呢？據聯合國遠東經委會方面數字，三十五年我國出口約

爲美金二億一千九百萬元，三十六年爲二億三千五百萬元，計去年比前年出口不過增加百分之七。所以匯率的加速貶值，並不一定能增加多少出口。

(2) 據我們根據各方面實際情況估計，我國國際收支在今後兩三年內是無法平衡的，其淨不足的金額至少總在二億至三億美元之間。這個數目一時不是用增加出口及吸收僑匯的辦法所能彌補，必需有賴於支用政府存有的外匯。我們以前的估計，也是政府供給六千萬美元，才可以趨於平衡的。可是在東北出口無望以及政府外匯基金日少的局面下，這種接近平衡的希望是更加困難的了。

(3) 由於物價的漲勢影響，我國經濟漸有一天天接近「區域經濟」的現象，即是各地方當局對於當地物資都要加以控制。這樣就發生了兩種結果，一是輸出不能通暢，二是物資的供求愈見失衡。輸出不暢當然減少出口，而物資失衡更增加對進口的需要。這樣下去，要說出口可以增進多少是不很容易的，要說因爲開放外匯就可以免除目下的現象，也未免過份樂觀一點。

我們很同情各報的焦慮態度，即是希望糾正一些目下不合理的現象，而給中國出口開闢一條出口。但是我們有幾點疑問，願向各報主筆請教：

(1) 誠然，目下辦法多少是優待進口商及廠家，但是開放外匯以後，由於政府的不供給外匯，由於物價的上揚，由於出進口的根本上不能平衡，外匯匯率一定要加速上漲而超過一般物價，其情形可能與目下股票上漲倍數相似。果然如此，是不是又太便宜了出口商呢？

(2) 說目下出口商太吃虧，也不見得。外匯提高倍數就高於物價上漲倍數。去年出口物價不過上漲十五倍，而匯率提高二十六倍，顯然的出口商的利益並不算小。目下各業不能請求貸款

，惟有出口打包放款仍是九分低利。大陸報三月十日社論說，「出口商是按照黑市價格買進貨品，而不是按照平衡會市價。」這句話，我們不十分瞭解。依我們所知出口商只是因爲出口貨價漲了，他需付出較多的成本，但這並不能說是按黑市匯價計算，因爲出口貨物價並不一定和黑市匯率漲率一樣（因爲黑市匯率上漲的因素很多），況且平衡會的市價，其調整是顧及到出口貨上漲率的。

(3) 假定說政府不供給外匯，進口量可以保持目下水準嗎？我們知道去年我國進口值美金五億六千萬美元，而出口最多不過二億五千萬美元，僑匯也不會高於一億美元，合共不過三億五千萬美元，如何能平？此尙未將政府的支用以及債務支付計算在內。收支不能平衡，即無法不減少進口，自由匯率的波動就沒法不高於物價漲率。

(4) 黑市能因此取消嗎？上面說正當收支已無法平衡，進口還是要加嚴，再加上逃避資金需要，政府機構的需要，我們絕對不相信黑市會消滅的。至於說人們因此會把海外資金調回國內來，也不過是說說而已。就連法國沒有戰爭的國家，它建立了自由市場，是否能使游資回國，也還是問題，何況目前的中國？

(5) 建立自由匯市，像意大利和法國，所以能刺激出口，主要還要看國內物價是否不漲。以法國而論，他的出口法郎之有效在於工資不能提高，物價不能上漲，否則其利益仍不免是曇花一現而已。所以許曼內閣在國內厲行強迫公債，特別捐以及收回五千法郎大票等辦法。在意大利也是配合着通貨緊縮政策。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通貨加速膨脹的情況下，可以增加出口和生產的。諸報主筆們的想法未免太樂觀了！

(6) 一種簡單的匯率是比較良好的，這多少可以減少貪污舞弊。如果可以不用進口許可證辦法，那是最好的，但如實行進出

口聯鎖制，這就需要大量的政府官吏，許多的專門人才，嚴密的配合，社會有多少工業就要有多少專家在那裏研究，如此方能談得上「聯鎖」。戰前德奧均有例證。請問我們政府有此能力嗎？有此人才嗎？再問：提議實行聯鎖制的學者們，不知究竟主張如何聯鎖呢？誰跟誰「聯」？那些進口和出口之間需要有一「鎖」？這不是空談理論的問題，請多費些時間去提出一個實際方案來，才是切要的。所以我們反對一般的聯鎖制，但特殊的聯鎖是可以討論的。

總而言之，任何辦法都要針對目下的大局，切乎實際並且以修正現制而不動搖人心為原則；否則，利未現而害已生，則失去改制的目的了。

這裏，我們對於平衡會也有一詞之獻。即是不必過份顧慮刺戟物價一點。物價匯價之間本來是有關連的，如果說匯價提高一點不影響物價，也是難說的。但是，如果調整匯價而對物價不起領導作用，就已經是很難能可貴的了。這其間需要勇氣，需要技術！

還有，社會一般的輿論，也應該理智一點。例如最近上海參議員就反對匯率提高，但是要知道這是國府的決策，在物價繼續漲情況下，如不提高匯率，出口如何能進行呢，那不是又變成「釘住」政策了嗎？參議會諸公是社會賢達，難道不知道這次物價上漲的因素嗎？平衡會在舊曆年後的一次調整（二月二十日）不過增加了百分之十，這在各貨紅盤的漲率裏真是渺小不足道，說它一定有利於物價作用，恐怕是過份一點。要知道，這種決議徒然增加了平衡會的困難，使它不敢負起充分機動匯率的行動。目下主張開放外匯的論調，和諸位參議員的看法剛是相反的。

最後，我們願意提出幾個問題來作本文的結束：

(1) 假定出口不振是因為匯率問題，那麼何不促使平衡會把

匯率作更高的調整呢？

(2) 假定平衡會匯率是實際的，那麼它和自由市場究有何不同呢？

(3) 假定說怕匯價刺戟物價，那麼為甚麼又要高唱增加出口的口號呢？

(4) 光是靠提高匯率，而不在出口物種植加工等方面努力，中國出口貨能大量增加嗎？假如不能，變來變去還不是便宜了中間人，對於農村經濟會有裨益嗎？

(上接第十七頁)

另外一個記者說，日前參議員費比聲稱要調查總統調換艾氏，是受了甚麼「力量」(Force)的促成，請總統對費氏的話，加以說明。

杜氏問，是否美國總統有權執行他所具有的特權？

「但是人民即享有聽取解釋理由的權利。」記者回答。杜魯門說，沒有解釋。

因為他回答的很肯定，所以無法繼續討論，只好轉到其他問題上去。稍後，一位記者又問：「你認為公眾沒有享受解釋的權利，那麼總統是否反對參院銀行委員會舉行調查呢？」

杜氏聲明他並不反對調查，不過他說，這個委員會可以隨意調查任何事件及任何人；但不能調查總統。

編後

本期我們着重了兩點，一即是關於我國的外匯是否應該改制問題，就我們所知所見提出來和大家商討；我們應該特別說明的一點，即我們並非反對改革，而總覺得要改革應該有進步有結果，而且這種結果應該勝過其不利的影響，否則，單憑一方面的看法，雖然言之成理，但未必真與國家現狀有利。很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另外，我們多介紹了一點國際上的情形，特別是美國方面的。我們特別約請了幾位為我們由國內外，寫來幾篇文字。不敢說是全豹，但大致都不是空泛之談。值得留心國際經濟問題的讀者去參攷。

亞 洲 銀 行

專 營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總 行

上海寧波路八十九號 電話一七五〇〇轉各接部
(電報掛號二四二)

本 埠 分 行

森林中路(霞飛路)二四七號 電話三八四七
中正中路(福煦路)〇〇六號 電話三九二七

外 埠 分 行

蘇州分行：蘇州正路〇九號 電話一四四一
無錫分行：無錫布行街一六號 電話二四四一

松 行 上海漢口路六三六號 電話九四九四七九三三三
滬 行 九四九四七九三三三 九六一八五

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經 營

松江典業銀行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春 茂 錢 莊

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業務★

通匯地點 南京市 漢口市 湖北省 長沙 萬縣 重慶
地 址 上海中正東路慈慶街二號
電 話 八四一三〇 八四一三九

專論

當前經濟學人的態度問題

李鵬天

第一 問題的範圍

我們所謂經濟學人，指所有發表有關經濟問題文字的人而言，這包括教授、研究員、編輯和業餘的作家等等。我們不說經濟學者，或如一般人所稱的經濟專家，這是恐怕引起誤會，運然以為專家竟然如此之多。至於我們所謂的態度，主要的是指治學的態度，其次才是發表的態度。我們覺得這其中不無問題，所以願意提出來談談。

記得不久之前，有一位學者以為中國今日之糟，經濟學人總有一點責任，此外，並舉出一種讀書的途徑來。我們覺得如果說讀書一定要遵循那一種派別 (School)，或者說那本書是非讀不可的，這種說法總不免有點牽強；因為個人研究的興趣和立場是不需相同的。不過，因此一來，我們却有一個感想，即經濟學人必須讀書，如果要涉及政策部門，那便更需明瞭實際的技術問題；相反的，當前一部分的經濟學人便够不上這個水準。如果說，寫文章可以登龍，或者政府多多少少的是願全輿論；那末，那位學者所責備經濟學人的話，自然有一點道理。

本文不免有罵人的嫌疑，但我們的原意並不在此。中國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國家，學術文化本來沒有受到適當的保育，思想上的貧乏自有其無可挽救的潛勢，毋需苛求。我們的意向，祇是希望能夠有所作為的人不要隨俗浮沉；至於目前不能夠有所作為的，則以沈潛修養為是。

第二 三種謬誤

經濟學這門功課，範圍極廣，可寫的文章自然俯拾即是；如今的中國是物價高漲、經濟崩潰，於是一切經濟文章大抵便集中在這些個題目上面，有的是批判，有的是建議，從表面上說，自然是極熱鬧的。不過，我們如果不客氣的來分析近年來的洋洋大著，便會發現有一大部分實在是多餘的。特申其說：

大多數的謬誤，主要的毛病在根柢不深，讀書太少。經濟學並不就是經濟常識，如果光憑幾年跑市場看經濟新聞的經驗，動輒發表意見，這自然是不够的。人們可以隨時看到一篇文章，寫來也許四平八穩，而實際上什麼話也沒有說。懶一點的，就連實際情形都沒有摸清楚，也會一

樣的癡癡道來。更糟糕一點的，則是受了人家的利用，或自己本有立場，歪打正着的亂說一泡，讀之令人啼笑皆非。比方說，最近美國物價一度下跌，有一篇大文就指出美國的經濟恐慌已經開始；這句話，美國的專家們都不會說過，而我們外國人竟有這樣肯定的判斷，勇氣未免太過。又比方說，有人主張三億美元改革幣制甚力，却不知道今日中國的問題，重心已不在經濟，三億美元就可以解決物價和財政問題，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不是異常天真，便是別有用心了。此其一。

其次，對學理有點根柢的，似乎又患了鑽牛角尖或賣弄的毛病；其實，這也可能是對於實際問題並無所知的原故。最好的例子莫如充分就業問題。大家都知道凱因斯的「通論」在上次大經濟恐慌期後所發生的領導作用，他的理論體系成為一個新的學派。不過，這本「通論」並不是容易領會的，其中一些數學分析，筆者因為微積分不懂，至今也沒有了然；因此，學者專家們便引以自傲了。充分就業的討論，本起於生產貸款問題；在通貨膨脹，戰爭不已之下的中國，生產能

够增加必屬奇跡，這原來是一句話就解釋得了的。可是這次的爭論，鬧了幾近一年（最近還有）災梨禍棗，而令局外人莫名其妙。平心靜氣的說，這種討論自然也不是沒有必要的，但儘可在純研究性的刊物上發表。進一步說，中國的問題如果祇在經濟，或則經濟問題如果祇在通貨膨脹，那就簡單得多；中國的病象及其癥結，不在於充分就業與否的問題。試問中國的經濟結構究竟和英美有什麼不同，凱因斯的一通論一是否寫來給農產社會看的？所以關於這一類的文字，實在是浪費的成分居多。此其二。

最後，概括的說，當前經濟學人的通病，在於說得太多。本來，中國的問題實在够多的，到處令人頭痛，到處都有說話的必要。但是，如果要發表或一篇文章，要對一個問題有所批判、分析或建議，那末，便應該對這個問題先有深湛的研究，然後旁徵博引的發而為文，始可不致空言無補於實際。儘管各人的看法不同，對於一個現象的觀察和結論，自然也會不同，這種不同是無所謂的，我們要求的是態度的慎重與否的問題。我們可以常常看到，有一個問題出來了，大家必定都有意見，銀行管制也好，糧食配給也好，外匯限額也好，樣樣都懂，樣樣都有意見，但如仔細分析，大抵上便多流入皮相一途，要不就是東抄西襲，拾人牙慧。這個風氣實在是很壞的。此其三。

上述三項，實為當今經濟學人的最大的謬誤。無論政府與人民是否留意書報雜誌上的某一些文字，但文字流傳如果有其適當的影響的話，這一個責任便推脫不了。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有許多

學者做官，到最後還是成績平平，毀譽不一。這種原因我們可以解釋為官是做不得的，但也可以加以另一解釋，即學者儘管在理論上有所造詣，但實際問題比理論上的分析要更複雜，站在旁邊說說，自然容易，等到自己動手，却也許有些想像不到的困難了。

此外，此處自然應該申明，既然題目是謬誤，這篇文章當然以指出謬誤為主；經濟學人的種種優點，必然是極多的，不過本文不必談及而已。希望嚴謹的學者們不至發生誤會。

第三 試論經濟學人的道路

從前有一句話，述而不作，這實在是我們極好的座右銘。記得民國十幾年的時候，文藝界有一種流行的話，說中國需要多多介紹國外的名著，但困難的是，能力足以翻譯外國名著的，都願意創作，不願意做刻板的翻譯工作，反之，名著給能力不充分的人們翻譯，往往把原作糟蹋了。愛表現自己是人類本能的衝動，本來是無可厚非的，硬說大家述而不作，自然是極端困難的事體。

我們覺得這實際上總是修養上的問題。世界上的學問浩如煙海，以有生之年而追求無盡的學問，原也不能夠說不能夠有所創作；但是，如果就求學之道而言，大抵上讀書人總會覺到讀書是愈讀困難愈多的，正因為知道得多，也就知道所得者少，出風頭的膽子也就小起來了。杜甫說，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刻意求工的態度，也許不是效法，不過反轉來講，既然語不驚人，那又何必一定要說出來呢？

某一學術研究機關，經常是勸阻同人隨意發表文字的，這種風氣好像至今未變，正值得我們效法。謹嚴的寫作態度，實為經濟學人必備條件之一；說出話來總希望有其適當的重量，否則，鬧笑話本來也算不了什麼，但對人對己卻都是極其浪費的。

因此，我們想奉勸經濟學人以讀書為第一，要發表意見，先得自己在理論上立定脚跟，其次，再就實際資料詳加研究，可能便會有適當的成就。至於讀書云云，範圍甚廣，譬如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經典，不一定祇有凱因斯的一部「通論」，隨便那一個理論體系都成。若是連經濟學原理都沒有弄清楚，則經濟學人之稱，寧不有點神明內疚！

其次，讀書稍多的經濟學人，似乎也不必鑽牛角尖了。比方說，經濟學在中國，大致上並沒有足以配合現中國社會的一套理論體系，專門搬外國人的舊典，說些什麼有效需要啦，勞工邊際負效用啦，很可以令人誤會到他們正因為對中國的切當的問題缺乏了解，於是把這些名詞來炫耀一番；這實在要痛改的。所以，如果要光做理論上的研究，有一本「物價變遷的經濟學」可以仿效，我們說這本書，並無捧場之意，而是說，中國既有如許專家學者，似乎這一類的研究，前途必定大有可為。至於從理論要發展到實際，學者們的態度，我們要求的也是一樣，即對於實際問題先要有所了解。說銀行便要知道中國的銀行界情形，論捐稅便要知道中國的稅務行政情形，嚴格的說，要知道的比這兩個例子的範圍還應該來

（下接第十九頁）

金元救得了世界？

老 兵 譯
亨利夏塞原著

亨利夏塞 (Henry Haalits) 自從在三十年前當了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訪員之後，就一直對於金融和經濟問題有着最大的興趣。他當紐約時報 (New York Evening Mail) 金融編輯的時候，他才二十六歲。其後，他並先後在紐約晚報 (New York Evening Post) 和紐約論壇 (New York Herald) 當同樣性質的編輯。在一九三四年，他當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的編輯，經常負責擔任關於金融及經濟問題的社論，做了十二年，一直到他受任為新聞週刊 (Newsweek) 主編「商業潮流」(Business Tide) 時才離開。在一九四六年，所著的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出版，在討論枯燥而嚴重的經濟問題書籍中，為近年來銷路最大的一本。在一九四六年春季，他訪問了瑞典，法蘭西，比利時，荷蘭，瑞士和大不列顛等國，搜集資料，來充實本書的內容，此處所摘，祇其鱗爪而已。

現在全世界普遍都相信，如果要把這個世界從共產主義和痛苦中拯救出來，美國應負有借出一大筆款子給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各國的責任。這一個信念，無論是在準備犧牲的美國人心目中，和準備受益的歐洲人心目中，都似乎是同樣的強固。

同時，全世界亦普遍的認為歐洲之所以陷入今日這樣的經濟慘境，完全是因為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所致。他們並且堅持，如果要歐洲復興，祇有美國可能而且是一定的能做到，何況復興歐洲，亦即是等於繁榮美國呢。所以美國是天生注定的一定要送出或是借出一筆大債，雖然這筆大債是永遠無清還的希望。

既然如此，我們美國人若再去對歐洲人討價還價，似乎顯着小家子氣。但是我們仍不免要問，到底是這次戰爭帶來了歐洲的禍害呢？還是戰後各國政策錯誤所致呢？我們並且要牢牢記住，現在的中心問題，不單是去查問禍害的原因，乃是研究如何醫治這禍害的方案。

一、歐洲復興的最大障礙，是現在歐洲各國所持的經濟政策。

查測歐洲經濟，最好是先從德國看起。德國是歐洲經濟的大癌，牠的生產量，和戰前比較，簡直少得可憐。魯爾的煤礦產量，在戰前僅是次於最大產量的英國。生產缺乏這四個字，把整個歐洲經濟衰落的原因，暴露無遺。

鄰近各國如瑞士、法蘭西、比利時、荷蘭、丹麥和瑞典，他們的經濟情形，向來和德國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一次，因為德國的衰落，也連帶地受了影響。荷蘭的港口如羅德丹 (Rotterdam) 和阿士德丹 (Amsterdam)，以前是對德有大量輸出和輸入的，現在都冷落了。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現在主張美國把大量金錢傾注歐洲的人，可惜都是堅決主張「真空」德國經濟的人。

所以我以為復興歐洲經濟和減少美國資源浪費的第一條鎖匙，就是復興德國經濟。德國所受的戰爭的損害，雖然很大，但德國經濟復興的最大

阻障，却不在此。牠的最大阻障是在佔領區的分割，和各國佔領軍所施諸德國的社會政策。

在英美佔領區內所施的管制方法，已經把區內的生產，減到令人驚歎的程度。很多令人莫名其妙的管制條例和特許限制等辦法，弄到生氣索然，勞力和物資均處理失當，結果自然是生產衰頹。無怪倫敦經濟人報 (London Economist) 說：「計畫，計畫，計畫什麼東西，不過是一連串的拉緊咽喉罷了」。

在德國，我們已經見到了一個被外來愚蠢的管制而致生產窒息的榜樣，現在且看由於自己政府管制的內在因素其成績如何。為避免重複地一國一國的批評，我們且拿任何一國的典型來代表。這個國，我們姑且叫牠是羅列坦尼亞 (Ruritania)。這個國，我們姑且叫牠是羅列坦尼亞 (Ruritania)，所舉的事例，相信和其他歐洲國家，大同小異。

這個羅國，牠的國家歲出入預算是不平衡的。大宗款項用於軍備，津貼管理腐敗的國營實業機構，津貼糧食，和增加軍政人員養老金及家庭

津貼金等等。政府方面一意堅持以上種種費用，萬萬不能減少，而同時稅率亦在強烈地增大。

但政府方面並不以為物價之所以上漲，係通貨膨脹政策之所致，而一律歸咎於投機操縱及囤積。政府於是制定日用品必需品價格以限制其行政之效能。結果則日用品必需品在不敷成本之下，生產萎縮，而其他不受限價之物品，則雖多出而無益於日用。資本與勞力兩者，均在不良管制之下而犧牲。

羅國又想從外國買進原料和機器，越便宜越好，所以他把外匯規定一個比率，高於此和低於此的外匯買賣，都算是違法。但這個匯率的規定，又使得本國出口的貨品，價錢太高。換一句話說，進口固然是便宜了，但出口却又窒息，結果又行不通。

羅國想盡方法來醫她本身的疾病。她不允许她的紙幣在供求率之下求其自然價值的平衡，她祇是強強地統制着，但求不得特許的貨品，都不許入口。為鼓勵出口起見，她又與隣近各國，訂立所謂互惠商約，強逼別人在向她買入必需品的時候，帶買多少奢侈品，而她自己亦同意在買入別人若干必需品的時候，也帶買若干奢侈品。

因此歐洲各國都在互相強制之下來買入並非他們的消費者所必需的物品，而是大家都想把它弄出去的奢侈品。

這並不是聳人聽聽的話，歐洲各國，在現行制度之下，彼此都是買多賣少。請問這種過量的和無謂的輸入，和大戰有什麼相干。這完全是各國政府自行政策的結果。這完全是受美國政府大量借款所致。祇要借款一天不停，這種政策一天

不會變更。

二、因此引起討論「金元短絀」問題。此問題已十分時髦於歐洲，而我美國人對於其表面的價值，亦經多數承認。

無論在大不列顛，在歐洲或在拉丁美洲，每逢談及「金元短絀」的淒慘情形，就似乎錯處全在美國。我們常受責備，說是為何不充分供給金元。因為不列顛，歐洲和拉丁美洲，他們都想買入大宗的美國貨品及美國服務，而他們却不想把相當的貨品和服務賣給美國。

所以歸本結原來說，短絀的并不是金元，而是拿來換取金元的貨品和服務。

在最近兩年內，美國所贈送給各國的現金和物資，已經差不多值到一百七十億美金。世界各國所保有的黃金和金元，據估計所知，亦達二百億美金價值的空前數字。

何以歐洲各國仍然大聲疾呼地說是金元饑荒，而國際貿易又何以依然如此不平衡呢？

這祇能歸咎於各國政策的不健全，而各國政府都應負其全責。現在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一個政府肯承認，在公開市場上對該國本身幣制所評定的價值。他們並且不許公開市場的存在。對美元比率而言，幾乎沒有一個政府不把牠本身的貨幣價值規定過高的。因此就有所謂金元短絀的呼聲。因為這個政策，祇是鼓勵着世界各國向我們買東西，而同時打擊着不許我們也向他們買。

如果是許可自由經營的話，這種狀況，老早就可以改善了。當歐洲是入超之時，用較多的歐洲錢才可以買得到美匯，因此美國貨在歐洲是貴了，但同時歐洲貨在美國是便宜了。貿易的平衡

，就在這自由升降的氣氛中自動的把匯率調整。

但不幸的是布列登森林會議所規定的世界貨幣基金條例中有一條，說是，凡是參與國家，國內祇許有一種官定匯率。倘若這個條例不改，現世的所謂「世界金元飢荒」是無法改善的。我們深信，國際自由匯兌市場的恢復及重建貨物自由買賣的市場，可以使整個馬歇爾計畫，成為不必要的。

三、美國既然祇能出產全世界百分之十二的糧食，當然美國不能餵飽全世界。

美國本身有一億四千萬個口要餵，歐洲則有二億五千萬。糧食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法，并不是在分配的多少，而是生產的復原。但增產這兩個字，在歐洲今日，真是到處碰壁。俄國的收割，聯軍的在德政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土地改革制度如土地充公、農村破壞及農民流離失所等，出入口的曠曠，外匯的統制以及物價的硬性規定等等，在在都是使得生產、運輸和販賣糧食成為斷絕或不可能。以美國產糧數量之少，而強欲救濟歐洲糧荒，無怪本國糧食的價錢要沖天而漲了。

四、無論任何國家，她所得到的外來幫助，祇不過是微乎其微的，僅能救她一時之急。除非自己肯把管制的政策放鬆，美國的所來助力，是無足輕重的。

有人告訴我們，說是倘若我們不運糧食給南斯拉夫，就等於我們存心去飢餓南國的人民。但他忘記了南國擁有巨大的常備軍，這些當軍的人，是應該在農村工作的。同時南國既存着倚賴外來力量解決糧食問題的心，所以她就比重整經

濟資源的人力，用在建軍上去。

這一類淺顯的舉例，很足以指出有些人堅持着我們所給的借款，可以「指定用途」之不能成立。因為問題是連串的而不是各個獨立的。除非美國能够把債務國整個控制，否則休想有這樣的如意算盤。

一個銀行家斷不能把顧客信任他而存入他銀行的金錢，去借給一個低能的和註定失敗的廠商，或者是明知對方無力歸還而仍然慷慨地借給他。個人如此，國家亦何獨不然。借款或者是贈與物資，其結果徒然使得對方延誤其生產者，其害更甚於虛擲。此理甚明。但今日吾人之所以說為奇觀的是，歐洲人常常告訴我們，說是：「這是你們美國人的責任，應該把金錢不斷的倒入我們國裏來。但是我們如何有用，你可不必管。你只管，就是等於干涉我們內政，而同時更有傷我們獨立國家的尊嚴。」

我們既然知道，除非有特效的經濟復興政策，我們所有對於歐洲的一切經濟援助，都成泡影。那麼，最低限度的復興條件是什麼呢？甲、一個平衡的預算

除非一個政府的稅收能够等於或超過她的支出，通貨膨脹是無法避免的；她絕對不能穩定她的貨幣。當然，差不多每個政府都要辯護說是他們實在太窮了，預算是無論如何也平衡不起來。回答這個問題，最好是去審查他們的歲出。你將發現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支出較戰前不大大地增加的。增加用途，還不是那一套——龐大的軍費，空前數字的各種社會救濟費，津貼糧食費，竊取國

營事業的貼費和富麗堂皇的政府機關建築費等等。如果他們的確是窮到連預算都不能平衡，那他們又拿什麼來供給上述的種種費用呢。

乙、匯兌管制的取消。要復現自由而公平的國際貿易，第一步就要把所有各國管制紙幣兌換的法令盡行取消。

丙、限價辦法一定要終止，無論是對本國出產或入口貨都不能例外。其他，凡是足以妨礙貿易和出產之不平衡的種種法令，也應一律廢止。

丁、過份的國際貿易壁壘，應該減低或刪除。

戊、美國所供給的借款或贈品，既然有被接受國直接或間接流用於充軍備的事實，所以應該規定凡是超過某種限度的軍備，應在禁止之列。

我現在引述幾句精采的話在下面：

「美國再也不因為傾向於歐洲的事情而困擾她自己了。歐洲，對於她所得的經濟援助這一點，簡直是毫無保證。並且就一浪費一而論，恐怕在兩三年內，也無法好轉。所以簡單說來，美國將要把她的資本「對外發展」暫時拖延一下，而專注力於國內生活程度的提高，任由歐洲用她自己原來的人物和政策再去試驗兩三年。」

「倘若我對於美國財政界能有勢力的話，我是主張絕對不借分文給歐洲現在任何一個政府的。」

這幾句話，並不是一九四七年所謂美國的「孤立」派所說的。相反的，這是一個英

國最有權威的一個經濟學者，在一九一九年所說的話。拿這幾句話來形容今天的情形，真是再恰當也沒有了。

很多美國人都承認，除非歐洲各國現政府能够改變她的經濟政策，任何美國援助都等於擲諸虛耗。但仍然有人以為倘若我們政府對歐洲的幫助，能够附有條件，針對上述各種問題，那麼，種種困難，也未嘗不可以避免。這種觀念，依然含有嚴重的進退失據的過失。

借債的政府，必定要固執地說，無論任何加諸他們身上的條件，都是難以實現的。而且，將來到搞不清楚的時候，他們更絕不肯承認是他們自己政策的錯誤，而一定將所有失敗的責任，都一古腦兒加在借債的條件身上。

借債的國家，他們心目中，一定認為凡是債權國所擬之任何條件，都祇是對債權國有利，而不是對債務國有利。所以，雖然美國政府借債給歐洲各國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歐洲的經濟復興，但一經說是附有條件，就足以使借款身價，為之大減。

五、當一個借債國家不能循軌地履行她所接受的條件之時，美國政府亦無法可以提併若何有效而堅定的辦法，促使對方改變。屆時，我們所能做的祇是苦口的勸說和榜樣的引證而已。

與其在陰險的全能主義控制之下所做成的圈套來復興歐洲經濟，還不如歸回老家，專心致力把自己國內的經濟健全起來更為容易。

我們一定要減低我們那不平衡的聯邦費用，現在依然是比戰前多了五倍。我們必定要把稅率減至凡是健全管理的私人企業都能夠負擔的程度。我們更要減低關稅，不管別個國家減不減。除非我們願意買的和願意賣的是相等，否則想恢復國際平衡貿易是萬不可能。

對於一個失業人的最大幫助，並不是借給一筆債或者是送一點東西，而是給他一份職業。如此，既可以保持他自尊心的獨立，又可以使得他努力服務於所得的報酬，和增加國家收入。對於一個國家又何獨不然。所以幫助歐洲的最好方法，是儘量買她的貨，而不是借一筆懷疑的債和捐助。

六、相互政府間的債務，祇是在雙方政府中增加和延長各種經濟管制的約束，而距離恢復自由經濟的時間愈遠。

當一個政府負起責任借入一筆外匯之後，同時她還要負起分配的責任。所以，入口貨的限額和許可證就成爲借債方案中不可分離的附庸。

當美國政府借一筆債給外國政府之時，等於把購買力從人民手中拿去給了這個外國政府。並且，除非這項債務的數字，馬上爲某種同數的新收稅款所抵銷，否則牠就會在美國國內有限度的供給上發生了購買力膨脹的影響。所以，因爲要理會到自己的消費者和製造者所需的物資數量起見，不能不有出口限制之規定。到今天，美國還不能把管制出口的條例廢止，就是這個原因。

七、已往和將來給予外國的所謂「借款」，實際上祇是浮薄的偽裝捐贈而已。
講到借款而把第一次大戰所得的教訓忘記，

這未免太不現實了。但是如果現在的所謂借款，實際上是等於贈送，就應該作爲政府的一筆開銷，和其他經常歲出科目相等。這筆款項如果不是由通貨膨脹或是收支不平衡而來，則必然是要用加稅的方法來負擔。所以，我們如果要討論我們能供給多少外援，就應該先行討論我們能夠負擔多重的捐稅。

通常要求緊急借款或是救濟的理由，總是說歐洲「窮」而美國「富」。這種簡單的說法，實在是誤解一個複雜的事實。這個說法，無非是在表明美國每個人及每家庭的平均收入比歐洲的每個人及每家庭爲多。但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有很多歐洲人比美國人的平均更爲富足。這種歐洲富豪，在直接或間接上，當然亦受到美國借款或是救濟的好處。照此說法，就等於是美國收入較少的個人和團體，反要貼心挖肉的拿出錢去津貼收入較他們多的歐洲人了。

八、如果說美國需要借出外債來維持國內生產和就業的最高峯，這是不確的。

常時有人告訴我們，說是我們的政府所借出的外債和送出的救濟品，非但完全要持着一個慈善心腸，並且要根本忘記自己的任何利害。早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廿五日，Pewala 會公開的說，所謂馬歇爾計畫的誕生，無非是希望緩和美國的戰後恐慌和減低經濟危機成熟的成份而已。這種意念，不斷地和重複地在英法報紙上傳播。

當然，在強烈地希望得到美援的國家，存着這種意念，實在並不爲奇。所引爲奇的就是有些美國商人和談談經濟的人，也響應這般論調。這真是太幼稚了。

如果是施捨貨物可以使得國家繁榮的話，那我們何必一定要施捨給外國呢。我們的聯邦政府很可以定製貨色來施捨給我們國內的窮人，無代價的給他們衣服，食物和汽車。膨脹通貨來給他們經濟上的援助，或者是用加稅的方法也可以。即使是最能的人也會明白，送東西給人而反可以使得自己富足，這是不合理的。

九、我們的貨品和服務的過份出口，已經造成國內物價上漲的危機，這個不平衡的情形，實在不容許再繼續下去。

因爲得了我們的借款和贈與，使得各國對美國貨的購買力，繼續地增加，主要的便打擊了美國糧食的價錢。講到美國的糧價，雖然無此打擊，也會增加，但因爲多遭一打打擊，便較一九三九年上漲百分之二百五十九，並且還在繼續增高之中。

美國現處於可怕的膨脹氣團之中。政府的對外援助政策，益足以使此恐慌更加強化。固然，美國食品漲價之主因，係由戰爭帶來之繁榮所致，但正當美國國內消費者，開始注意於近來漲價而表示關切之時，聯邦政府并更擴大其糧食出口之限額，遂使漲價益加熾烈而難以壓制。

十、給予歐洲各國大量借款和救濟，並不是打擊共產主義最有效的方法。

對於我們政府給予歐洲大量借款和救濟品最有力的辯護就是：「這是唯一防制共產主義的方法」。假使我們任歐洲人自己去對付，則他們一定都共產化無疑。所以我們的借款和救濟品，數字雖然很大，但如果從此能夠把共產主義打跨，這也就並不太費了。

這種論調，簡直是絲毫不切實際。祇是自己一廂情願的心理而已。光是說可以防止共。但始終未說明如何防止。很明顯的，借款可以使得對方對我們表示好感，而我們能夠幫助他們避免飢饉，當然也可使共產主義蔓延的程度削弱或者漸漸消亡。

但是對於防止一個革命宗旨的散佈，借款不過是有限和暫時的辦法。如果我們政府真正直接向這革命主義鬥爭，必定更加有效而且價錢亦便宜得多。

如果有這樣決心，我們立即接受蘇聯在廣播上所加諸我們的挑釁，而按部就班的將莫斯科電台所發出的謊言一一加以反駁。與其將資源去供給那種不穩當和不可靠的歐洲政府，反不如充份地用來表現我們自由企業的如何自由，光榮、富麗來給這飢餓、恐慌及奴役的共產主義一個強烈的對照。

況且，受到我們借款之惠的歐洲國家，仍有很多不能算是資本主義的保衛者的。他們當中，很有一部份是相信獨裁管制經濟，更有很多是相信社會主義的，對於資本主義，根本并不相信。還有一件應當糾正的觀念，就是，永遠不能用社會主義來和共產主義作戰。所謂「溫和」社會主義派云云，實在就是已經走到半路的共產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是全然一樣的。雙方均相信政府佔有權和管制生產權。這個佔有權和管制權一朝達到某種擴張程度之時，政府便控制着人民經濟的生死大權。人民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工作，和許可不許可你生存等等，其權均歸政府。所稱為政府的，一朝得到這

個權，那麼所謂人生天賦的自由，也就變為名存實亡了。亞歷山大漢彌登 Alexander Hamilton 在一百五十年前在聯邦協議上說得好：「一種力量蓋過了一個人的生存條件，他就蓋過了他的意志。」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不同的祇是政治上的方式。固然，社會主義者也談保持民主和維護個人自由，并且相信他們也有相當誠意。但他們忘記了社會主義是不容許有自由經濟的。沒有經濟自由，其他的自由，也就不必談了。

在資本主義之下，我們非但有自由企業，并且還有千百萬人自由地競爭着勞動。這種競爭，非但是爲了增加工資，而且亦是爲了工作自由。倘若工人是向着政府低頭，那麼他的地位也就慘得可以。所足稱為社會主義成績的歷史，無非是和平的隱沒，代議制的滅亡，政府權力無限的擴張和人民自由的喪失而已。

戰後的經驗，老早明顯地指出所有美國給予這一班社會主義政府和所謂計畫經濟政府的種種款項，並不足以復興任何一國的生產。因爲各該政府所持的策略把這件事反而阻礙了。所以美款最大和最真實的成就，祇是增強了社會主義政府和計畫經濟政府的陣容。而同時在本國方面則增加了膨脹的恐慌，造成了貨物不夠供給的現象和使得自己奉行的資本主義發生困難。

無怪乎經濟學家威廉羅卜 Wilhelm Röpke 說：「在本國內如沒有一個切實有效的經濟改革，可以避免膨脹和社會主義的控制，則外來的援助斷不能發生久遠的效果。猶如一個病人，斷

不能單靠輸血來維持他的生命而不設法去把他的疾病作根本治療。」關於英國的事情，已經有人說：「金元借款救不了她所受社會主義對於一般生產事業的影響和浪費。」倘若這句對英國批評的話是對的，那麼其他國家，她的膨脹情形和集體控制的程度更深於英國的，我們還寄有什麼期望呢。

至於說歐洲如果不能從各種各式方法中得到大宗借款和物資，則牠將必然會共產化，那好像是一個貧窮的親戚拿自殺來訛取援助一樣。我在上面早已說過，阻礙歐洲復興的，并不單是缺乏金元和物資，實在是各國政府所持的政策，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十一、根據以上所說，可見若要國際貿易正常，還是把她放回在私人手中爲是。

當國際借款是由私人組織辦理的時候，無論這筆借款是借給一個政府或是一個私人公司或是來扶助一種計畫，所有關於政府與政府間的種種糾纏不清和進退兩難等情形，都一掃而空。私人往來，當然以生意兩字爲着眼點。祇有債權人相信債務人有歸還的能力之時，借款方能成立。用借款來扶助一種計畫時，也是要這計畫的本身備具有還債理由的一條。把資金投入這種可以還債的計畫上，就是等於說一定要好好地利用世界上各種資源；而借入借款的方面，更是要好好地依照這個計畫聰明地利用各種原有資源來增加生產。

當然，發生債權債務的私人，并不是全智全能，他們當然也有錯誤。但，責任是私人自己負的。如果政府與政府間發生錯誤，那責任就歸在

人民身上，換言之，就要人民來負這筆債了。

復興的辦法，凡是出於私人之間雙方願意的，往往都很成功。這種復興計畫，并不會把政治和經濟混在一起。這種辦法，相信無論任何國家都應歡迎的，因為有還債的可能，所以就增進了彼此間的互信。

有人說，這種私人借款的辦法，并不足以拯救現在世界危機。這種論調，殊不值得擁護。政府根本就沒有一個錢。所可稱為政府的錢，無非是直接或間接取自人民的。政府資本並不是在私人資本上又加上一筆資本，無非也是私人資本之一種，硬由政府取去自己運用罷了。

反對美國政府大量借債給外國的人，有人給他們「孤立派」的雅號。但是他們主張廢去阻礙私人借款的政府借款，他們實際是真實實質的「國際派」而非「孤立派」。他們清清楚楚地看出，所謂國際間的經濟，應建立任個人自由上面。人人均可自由商議進行借款，自由買賣，而并不需要向抱着國家主義心理的政府統制局去請求特許來完成一宗交易。

如果把一個國家和另外一個國家的交往，看成一國政府和另外一個政府的交往一樣，在國際主義上說，這是根本錯誤的。至於講到和某一國政府的所謂某某統制局等交涉，則更說不上代表國家。因為這種所謂統制局之類的東西，無非是阻止她本國的民衆在買貨的時候，買不到最便宜的貨物，在賣貨的時候，賣不得最高的價錢，在計畫投資的時候，得不到最安全的保障，如是而已。

至於現時人們所高談的國際合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則尤為荒謬。他們所持的論調，認為美國應該具慈悲心腸猶如聖誕老人一般，祇是單方面的「借」和「給」，而絕對不應該問訊「借」「給」之後的運用和效果。

這種現在所稱為「國際合作」的名詞，實在完全不合國際主義，相反的，正是真實實質的國家主義。奉行這主義的結果，祇是增加了世界的貧窮和消滅了個人的自由。

十二、如果我們政府所供給歐洲政府的大量借款，依然不能從共產主義和經濟危機中把世界拯救出來，然則解決方法又何在？

要詳細回答這個大問題，實在不容易，即使著者有這樣決心，也很難在此處完全寫出。但如果把幾條大綱摘要地提出，相信很可以幫助讀者的思索。

子、要設法使得我們的資本主義強固和自由。政府在戰時所頒發的管制條例，因為仍然在打擊生產和自由市場，所以一律應該廢止。特別增強和刺激生產。

丑、馬上減低關稅，不管別個國家是否亦是如此。

寅、不要把社會主義再硬硬給德國和日本。准他們恢復他們自己的經濟。禁止生產的祇限於直接製成的軍用品，並要長駐該兩國內監視嚴格執行。廢除一切窒息的管制條例，恢復生產的刺激。

卯、堅決主張在國際貨幣基金條例內把會員國管制外匯這一條廢去。如果辦不到，索性把基金一起收回。

辰、恢復真正正的金本位，不再要技術式的金本位。

巳、請各國合作，大家一起恢復金本位。和各國政府或私人組織開會或會議，討論一種適當的和可以維持久遠的金幣成色。

午、開放我們的經濟市場，自由對外放債。未、修改世界銀行章程，對於企圖恢復金本位的國家，如經審查其計畫，認為有可能者，應給予借款。

辛、在觀念上和外交上接受蘇聯的挑釁。不客氣地保衛資本主義，強烈地攻擊整個蘇聯式的奴役政策。正當地指出和史太林妥協就是等於和希特勒妥協。

酉、暴露歐洲現在所流行的似是而非的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虛偽，把我們的情實和他們對照。不要試用任何壓力或賄賂來把自由企業放在歐洲。告訴歐洲人，想向我們宣傳社會主義是一件愚蠢不過的事。

戌、寬大的報答任何歐洲正直人士向我們求助。亥、如果確有緊急的危機，准許我們政府送食物（不是金錢）給歐洲，不要附帶任何政府改造等條件。每包糧食都要印有美國國旗，和用文字，或圖案來表現這是來自美國。堅持我們美國人民是在主持着這種海外分配工作。確實地要使得每個歐洲人都明白，這完全是美國人民的一種無代價禮物，受之者絕對無任何束縛。

（本文譯自美國讀者文摘一月號）

英國人眼光中的美國

王蔭蓀

一、資本主義的重檢討

美國這個國家，在美國政治家看起來，一致的說是所謂「美國式的自由企業制度」，可是馬克斯主義者則稱之為「資本主義」；但是，現在這兩個名稱都不像，不恰當。

從數量上來看，美國的一切真是龐大無比，去年全部生產毛產量約在二千三百五十億美元一年之水準，一九四六年只是二千另三十七億美元；國民淨所得在二千億美元以上，一九四六年只是一千七百八十二億美元。一月份工業生產指數高佔一九二二紀錄，一年以前只是一八三，農業淨所得高佔一百八十億元，比一九四六年增加了三十億元。就業人數達到六千萬人水準，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失業，在美國這樣龐大的勞工數量中，因為工人工作的移轉，普通都認為至少應該有兩百萬人失業，才是比較合理。

基本工業如同鋼鐵、石油、電氣、汽車製造等等，都比一九四六年產量為高。鐵路運輸，出口貿易，以及進口貿易，也都比前一年為大。零售業在金額上也是較大的，雖然以單位來講，是比一九四六年減少百分之十。

此外，私人總投資比起一九二九年來，還兩倍之，為一九四〇年之兩倍半，高物價在去年是減弱投資的需要的，但是現在則正像火上加油。不過，數量上的分析只是道出美國情形的一

部分。實際上，美國經濟裏面的緊張與壓力，也正與其特殊之經濟機構相反應。例如，紐約的奶油如再漲到每磅一塊錢，則在比例上，一個新房間就要更貴一點；在另一方面，電炊具，無線電以及其他耐用性消費品則不成比例的偏低。銀根寬鬆，人們花錢不大打算盤，而儲蓄增加率則不能適應這種需要。

美國政府在一九三八年是被迫的去努力硬幹，以希望經濟活動不要發生偏跛現象，但是，目下它所遭遇的難關是如何能約束住這個經濟機構的活動，以免它完全脫離掌握，結果毀掉了自己。

美國人所謂的「自由競爭企業制度」當然是很動聽的，但是，目下美國既不是絕對自由，也不是絕對競爭。一九四七年美國這個經濟機構生產了二千二百五十億元的貨品與十九世紀英國式的放任主義很少關聯，與現今歐洲政府式的獨佔也無因緣，更與目下英國工黨試驗中的修正的社會主義無關。美國總統的諮詢委員會稱之為「私人與政府努力之結晶」，這當然是一個很巧妙的定義。

美國經濟是多方面混雜的 (Mixed in Many ways)，而且它是被混雜的，形態及體積因年而有不同，但它的混雜特徵，並不是在羅斯福實行新政時因有社會主義傾向才忽然跳出來的，一般批評家都認為，這是起源於美國的誕生之日。一

羣人民在一個新大陸上開始生活，這個地方的土地是可以自由拿來用作建立大學，鐵路或是自由市民，則這羣人無論在甚麼時候，對於他們事務的處理，並不會是完全放任的。

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現在究竟與理論上的型態有多少距離？

是私人掌握生產工具嗎？

是的，在多數上講是如此的，不過在若干方面也有政府所有的，還有些公有的電力廠與私營相聯的。

生產是自動受利潤動機控制的嗎？

對於這項問題的回答就不簡單了。租稅對於利潤及個人所得的加重抽收是與日俱增的，像是對於兩者無限擴展的興趣加以限制的。

是不是靠物價機構以分配資源並平衡供需？實際上，物價機構並不是自由動作的，而是受控制於企業，工人，政府（聯邦及地方）的。對於房租是由聯邦政府及州政府管理的，在紐約一件皮衣包括百分之廿聯邦政府稅及百分之二一的市政府稅，如果一個買主把這件皮衣帶回 Connecticut 州，則還要負百分之三的州政府稅。稅工業間協商價格是犯法的，但是最近通用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的減價舉動震動了市場，對於牙刷，剃鬚膏及其他有商標物品的價可以由製造商決定，但州法律則規定零售商必需遵守價格，否則有處罰。最近由紐約到波斯頓的車票

增加，是需經過州際商業委員會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通過的，利用未建成房屋來削減建築成本在許多州是受古老的建築法所禁止的。

理想的說法，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裏面應該包括許許多多的小的競爭單位，可是在美國目前則包括有規模的美國鋼鐵公司 (US steel)，美孚油公司 (Standard Oil)，農人協會 (Farmers' union)，兩個大勞工協會，擁有一千三百萬會員，同時也有街頭的食店及小村落的雜貨店。在工業、勞工、農業、資本形成及管理各方面，最普遍的形態是大規模組織或是一羣小的單位。

理想上，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應該不受政府的干涉，可是在美國卻有聯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干涉。

如果正統經濟學派的分析是錯誤的，那麼它的許多預言也應該是不對的。短期間，許多經濟預測有仍然不知道目前的繁榮能否再維持一年，而政治領袖們對於如何控制通貨膨脹以及採用何種步驟發生何種後果，也並無一致的看法。長期間，更有一個問題，就是應該建立那一種經濟制度，才可以適合像美國這樣的一個大民主國家？諮詢委員會對此很注意探討，但並無一致的結果。

諮詢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只是說說而已，它的夢想是「使我們企業活動健全與增長」，但這是否說需要政府參加呢？委員會也不清楚。不過他們是主張追求一種靜態的天國：「能夠建立一種消費與生產能夠相互平衡的狀態，而可以維持於穩固基礎之上。」

無論如何，混合經濟制度在一個民主國家內其目的究竟何在，美國對於這一問題是需要重新加以檢討的了。

二、馬歇爾援歐計劃

美國上下院委員會正在聽取援歐計劃的說明，馬歇爾和道格拉斯是主要作證人，這兩位並未有危言聳聽，而都是一種謹慎的商人開場白。實際上他們在許多地方是處在一種自衛的辯護立場，而不像是因為負有一種使命而作的感動的預言。最苦的一點，就是完全按照馬氏計劃進行，美國出口也不能達到過去十五個月的水準，馬氏的估計是比哈力曼委員會 (Harriman Committee) 的最小數字還小一點的，歐洲的生活水準既便到一九五二年，也還是不能與戰前相比擬。統計上的單調證明當然是值得更周詳討論的，但是上一星期即發生一種反對的現象，即暗示行政當局將一百七十億總數在法案中除去。

馬歇爾所維護最力的是金額，必需是照數通過或是根本不通過。可是共和黨議員已在商討核減配額，這種削減對於馬氏本人是一種威脅，他要負一種危險，就是他這樣的強調可能引起國會的憤怒。如果他是被阻撓了，很可能他要退休的。馬歇爾的另一堅持點即是不能加上帶有輕侮性的條款，就是說不能因為去救濟歐洲，而致歐洲犧牲了他們的自尊心。

參議院的詢問，在抱有友好態度的議員如勞治 (Lodge)，范登堡及康納利主持下，在一種高尚的外委會環境下，指出了一些主要懷疑之點，將在兩院裏引起許多詰難的。道格拉斯被詰詢證

明歐洲不是坐待援助；更着重詢問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將如何展開工作；范登堡堅持在法案中，應該寫明歐洲國家答應自助的文字。康納利認為應該重新保證不利用馬歇爾的援助以償還外債；更有一種恐慌，即因為英蘇貿易協定的關係，是否因此蘇聯可以更多獲得些設備工具。勞治恐怕一九五二年後歐洲可能又恢復了以前的國家主義。

這些只是反對方面的可能點，可不是僅僅如此，這些點以及其他等等，必在下院內由不悔改的孤立派們充分提出。在去年美國通過臨時援助法案時，下院就有八十八票反對，這其中五十五是來自中西部 (Middle West) 的職員，這個區域仍然是孤立派的領域。

最近，對於馬歇爾計劃本身的懷疑到較少，而比較重視的是由誰來執行？范登堡認為這是最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關於這問題，大致有三種辦法：(一)由國務部執行，(二)設立一個獨立的機構，由兩黨控制 (即 Herter 委員會之擬議) (三)行政部門的讓步，即設立一單獨部門，主持人不受國務部支配。

下院好像還是贊成 Herter Committee 的辦法，除非更有妥協的辦法。這個問題爭辯的中心並不是在於信託給一個人或是由兩黨組織理事會 (雖然後一次辦法可以使共和黨人有權控制此項貸款)，而是執行者是否隸屬於國務部的問題。海萊克 (Hallock)、塔虎脫、馬丁以及一些共和黨議員贊成獨立機構者，認為國務部對於處理救濟物資的處理，成績不良，所以如果選用商人辦理，必比官僚可以使援歐計劃容易成功。

不過，馬歇爾則堅決主張這種重要的美國對外關係，應該他有全權處理。他堅持不能有「兩個國務部」。馬氏認為援歐計劃的執行，應該交付與一個有聲望的人，給他寬大的自由，但是有關外交上的問題，他應該受國務部的指揮。范登堡參議員認為對於這件事的處理最重要的是應該採取商業化的管理 Businesslike administration，否則這個計劃一定毫無結果（Sunk without trace），他爲了要使塔虎脫等人與國務部方面的分歧更能得到公平的判決，他提議請 Brookings Institution 給一個公正的研究報告。

任何專家的報告，應該認識兩點：一點即是如果設立一個完全自立的機構勢將影響到憲法所賦予總統對外交的權力（共和黨議員伊登即曾說過），另外一點是實際上美國對外的態度，不能由兩種。可能是把有關商業上的決定（補馬氏估計大致要佔工作十分之八）保障不受外界的影響。也可能像李普曼氏的建議，在主要法案討論前顧及到管理問題，而派定一個兩院所信任的執行者（假定是 Douglas），如是可能把立法的爭辯消除。不過，如果把馬歇爾計劃與馬氏外交政策脫離劃分，總是一件不合理的事。

三、四百億美元的預算案

杜魯門總統所提出下一年度（一九四八—一九四九）的預算案差不多是四百億美元，今年只是三百七十七億元，若以戰前水準而言，當然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不過，這其中對國防、軍人福利、債債，及對外等費用則佔到全預算五分之四，而在一九三九年只佔三分之一，估計的國庫盈餘是

四十八億，以普通水準來說是相當高的，但是按照目下通貨膨脹情形來說，則並不重要。因爲共和黨所提議的減稅總額是五十六億元。

這個預算案是值得共和黨人費神的。因爲他們要提出減稅案，但是如何減法才能使美國政府除去償付內債以外，還可以同時具有適當的數目以充援助歐洲的計劃？兩黨對於嚴重的經濟現狀都在研究之中，估計可能不同，不過共和黨的估計不一定能比總統的計算切合實際。

杜魯門總統解釋，對國會雖提出六十八億元十五個月援歐方案，但實際上只不過需要四十五億，由於在支用上運輸上的落後關係，一九四八—一九四九美國對外全部支用爲七十億元，但這當包括，對其他國家——包括中國之援助費用四億四千萬元。對於希臘的進一步接濟也可能包括在內。

共和黨的批評是在於總統承認，除去援歐及提高國內經費（包括軍訓、社會安全、健康保險、建築房屋及科學研究等項），預算總數可以保持三百五十億的水準。對於國內項目當然還可以調整，但所增加的經費不致超過十三億元。參議院的多數黨已經被迫重提發展的經費，因爲在一九四七年初曾被削減以求節約消費的。

四、重貼現率提高了

最近，美財部及聯邦準備理事會又從戰時低利政策上面退下了一步。

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於一月初宣佈把重貼現率從一厘提升到一厘又四分之一，這是一九三七年來第一次的調整。（數月前對於戰時規定，對於

以短期政府證券爲担保之借款只取息半厘的辦法，已經取消了。）

這種辦法，前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 Boardman 在十二月中認爲是緊縮短期利率的合理辦法。最近一年期的利率已是在一厘以上，如果維持低的重貼現率，則無異誘致會員銀行的擴大借款。不過，會員現行的借款爲數甚小，所以這種改變利率，實際上影響不大。

不過，在技術上講，重貼現率的這種調整仍不失爲一種姿態。可是，當局這種收縮信用的努力，由於政府對於長期公債利率的維持二厘半水準，因而抵銷了它的效果。在公開市場上，聯邦準備當局是賣出短期證券買進長期證券，這種雙重政策的結果，是使會員銀行「超額的準備」Excess Reserves 增大了，再加上季節性的銀根回籠，使得這種準備達到兩年以來所未有之高峯紀錄。

銀行準備的壓力不久當可除去，財政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的盈餘現金是七十億元（杜總統預算案上所說），這還是偏低的估計，所以在今後數月內政府可以用之償還負債。政府可以用此項資金以壓低銀行準備。不過在維持長期公債價格以及對於黃金進口不採取隔離的辦法情況下，通貨緊縮政策是不能充份發揮其效力的。

（本文譯自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本年一月十七日版）

美國通貨膨脹鱗爪

秋水譯

十七年來(一九三三—一九四七)美國遭受兩種災害，就是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對於通貨緊縮(Deflation)的應付辦法，華盛頓的辦法主要是兩帖膏藥：(一)用赤字財政以增加貨幣的供應，(二)採行貨物稀少辦法。大戰以來，這種辦法無法不繼續行，因此招致了目下通貨膨脹的危脅，若干辦法均不見有效。這裏是這個大病發展的一些診療註腳。

一、支持物價

羅斯福總統說：「促進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以及擴展到其他產品上去，無疑的是我們政府的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能這樣做，就得另想方法，讓我們照着我們的意志去做。」(他的第四次爐邊談話，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二、美元貶值

為求提高物價，乃採用貶值辦法，把美元貶低到值五十九分另點六，提高黃金和白銀的價格。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紐約時報大字標題就是：

美元折值為五九·〇六，

黃金訂為每盎司二十五美元；

平準基金成立 金塊本位制

舊金山股票見新高價，東部大量掉期買進為一因素。

三、「稀少經濟」政策

為證實一種理論，即如果貨物缺少則價格上漲，於是把棉花減少種植，限制小麥生產，及實

行屠宰小豬(以其為肉品供給之源泉)。對於不生產的部分，由政府津貼。

此外，同時用「製造工作」計劃來增加購買力，這裏包括若干辦法如PWA, CWA, CCC等，資金是借來的，不過並未能達到提高物價的目標。

四、內債的償還

第二次大戰美政府借款的一部分是放給商業銀行的，當局宣稱這是使「債務資金化」，即是增加貨幣的供應，(同時，儲蓄公債的易於償還也是有此作用的)，那時候是民生用品很缺乏而工資很高，為了限制戰時經濟所造成的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不能不樹立物價管制辦法。

五、戰後對工資物價的政策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杜魯門總統贊成高一點的工資，可是物價不能上漲。(實際上並不然!)商業部長華萊士也贊成這項政策。工業組織協會(CIO)在一九四六年春季即發動了第一次工資大增加，一小時增加工資一角八分半，一年以後，又發動了第二次要求，結果每小時增加了一角五，去年十二月又提出通知，預備作實際的增加以適應生活費用。全部工資，物價政策是

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從一九四五年秋季到一九四七年秋季，根據勞工局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統計，主要生活費用增加了百分之廿七，其中食物一項增加尤多。

六、戰後的開支

美政府戰後大規模的預算支出，無論在國內或是國外都是如此，對外大量花費及大量貸款(對英貸款即一例)，這些都是增加對於美國物資的需要，可是這時候美國國內物資仍感到不足，同時國民所得(購買力)是在高的紀錄。

七、全球的通貨膨脹

在全世界都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之下，美國也不能脫避其影響，歐洲的平市就是最活躍的例證。

八、耐久性物品

工業上的努力擴充生產，仍不能追上需要，對於生產阻礙有罷工，少做工多拿錢的哲學以及戰後的大量出口。

九、對外的援助

除去這些以外，還有長期援外一點，即是衆所周知的馬歇爾計劃。這是直接間接要由美人負相的，展望將來，美國國內通貨與物品間的失衡狀態仍將繼續，這是造成通貨膨脹的主因。(本文譯自美國銀行雜誌一月號)

美國銀行界與通貨膨脹

劉月亭

一、增加特別準備的建議

美國通貨膨脹是事實，但是如何應付這個問題，政府及社會的看法並不一致，杜魯門總統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致國會的反通貨膨脹的建議，是主張恢復對於消費者信用 (Consumer Credit) 重加管理，並限制銀行信用，接着，聯邦準備委員會主席 Eccles 又提出銀行特別準備金辦法。

Eccles 的辦法，是暫以三年為期，由國會授權聯邦準備委員會，可以對商業銀行保有一種特別準備金，這種準備金可以是短期的政府存款，同業存款，現金或現金項目，由聯邦準備委員會下的公開市場委員會負責管理，其比率活期存款可達百分之廿五，定期存款可達百分之十。

這樣一來，對於鄉村銀行的準備金比率，最高可達百分之四十五，最低百分之三十九；準備區銀行最高百分之四十五；中央準備區銀行最高百分之五十一，最低百分之四十五。至於定期存款方面，則可以提高準備至百分之十六。

二、當局的並不堅持

這種建議並非杜魯門的意思，因為財政部長 Snyder 曾指出，這種建議並不能達成目的。

這項辦法是在限制銀行信用，如果採用通過，銀行界就要負起約束通貨膨脹的重責，可是，政府對於工資，對於物價，並沒有有效政策去約

束的。銀行老闆們肯這樣受氣嗎？不可能的。

果然，在塔虎脫建議之下，Eccles 與 Snyder 合作擬具一種辦法，因為在今年財政部有剩餘資金七十億元，所以不必再訂第二準備金辦法，用這項多餘資金以沖銷銀行握有的政府證券，這樣可以延緩實施直接信用管制。於是國會領袖對此展期討論。

三、艾克斯的反膨脹主張

Eccles 的反通貨膨脹意見，認為生產應該增加，工人停止要求增加工資，政府財政政策應該寬致大量的剩餘資金，而以此償還內債，努力推銷儲蓄債券，分期付款信用應加管理。

信用管理只為一種補助辦法，他提議一種第二準備金辦法，至於其他信用管理辦法都是不切實際的，提高貼現率可能有反作用，只有在心理方面略有影響。

他反對提高利率，他說，「高利率並不會使借款人沮喪」。而可能使政府對於內債負擔加重。他認為提高利率將使保有儲蓄公債的人失掉信心，可能全部賣出，迫使聯邦銀行不能不出而大量購買銀行所保有的政府證券，好使財政部得以賣公債給銀行，以便償付儲蓄公債，這種措施簡直是一種混亂。

他對國會宣稱，最近允許政府短期證券利率上漲，已經達到了最高限度，接着他和財長的聯

合聲明，認為在現狀下維持政府長期證券利率於二厘半的水準是必需的。

他認為增加第二準備金是收縮信用最可能的一項辦法，因為它有如增加普通準備金率，可是不至於使銀行減少營利的資產，它可以約束信用，但不致提高利率。他認為這是管理銀行的通用方式，不致於變更銀行機構。

四、會員銀行的反對

艾氏的建議是為聯邦顧問委員會 (Federal Advisory Council) 所反對的，這個會是由每一個聯邦準備區會員銀行舉一個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聲稱，「吾人在銀行放款中並找不出有通貨膨脹的因素，反而這是高水準的商業活動及高物價的反映」。

華盛頓瑞格斯國民銀行 (Riggs National Bank) 的總經理 Robert V. Fleming 指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所有保險銀行的放款佔存款的百分比為二十點七，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七月底，則只是二十四點八七，所有商業銀行（包括儲蓄銀行）在一九三九年六月放款為存款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七，到了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則只佔百分之廿五點五。他指出「在這時期裏，物價水準，工資水準都已增高，交易是需要較多之金錢的」。

委員會更指出，「放款增加之主要原因是來

自政府的政策，例如，從戰後以來所有保險銀行增加了近四十億元的地產放款，這是直接反映聯邦房屋局 (FHA) 的擴大信用，以及退伍軍人的房屋抵押活動。」又如復興金融公司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更鼓勵銀行放款，而它採取担保危險的辦法。

對於建立第二準備金辦法，委員會也是反對的，認為是不切實際的建議。因為銀行的經營是彼此不同的，每一個銀行都要適應它的環境與顧客，所以不能規定一個一律的比例叫所有銀行都去保有。對於限制若干銀行信用的比例如果移高，則其很可能影響許多旁的銀行，迫使他們不得不清結健全而必需的放款，這樣將實際阻礙生產。凡是對於當地工商業服務最多的銀行必定受損最大，而且這種辦法有趨向銀行國有化的危險。

五、銀行家的不贊同

聯邦顧問委員會主席布朗氏 (Edward E. Brown) 是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的董事長，他曾提議聯邦準備銀行可以先提高貼現率，以後艾氏與財長即聯合宣言，把準備辦法延期，先提高貼現率。

布朗氏更建議在實行第二準備以前，可以把在中央準備市銀行的準備率，先逐漸提到百分之二十六，這是現行法律所許可的，這樣，就可以增加準備金約十億至十五億元。

他以為如果採用艾氏辦法，必使政府公債大跌，其情形將非聯邦準備系統所可支持者，且實行這種計劃之結果，將產生一種要求，即使現存

的政府金融機構（如復興金融公司）擴張業務，或是成立新的機構，以供給這種信用。他以為這需要自動的合作，才是民主的方式，這包括銀行界與其他貸放機構。

六、艾氏的降調

就在管制信用法案爭論的期間，一月廿六日杜魯門總統宣布將艾克斯降調為聯邦準備委員會的副主席，而代以麥克凱布 (Thomas B. McCabe)，從二月一日起有效，雖然麥氏的正式任命還有待於參院的通過，但是大致是沒有問題的。

艾氏自一九三六年起，就是聯邦準備委員會的主席，那還是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時的任命。這次宣布他的調任，杜魯門並沒有說明理由，只是說這是他的特權。財長聲明艾氏的去職，並不影響聯邦準備銀行的政策。杜總統亦說艾氏的政策亦沒有與他相左之點。然而何以會這樣突如其來呢？（艾氏本人事前並無所悉）理由尚不明瞭，參院銀行委員會主席贊比 (Tohan) 聲明他要調查這件事的真相，因為麥氏的任命是要經過這個委員會通過的。

據已有的說法，艾氏去職原因如下：

(1) 政治的——杜魯門為消除與銀行家間的隔閡，把艾氏去職，可以得到銀行界的擁護。因為自從艾氏主持聯邦準備委員會以來，他是與銀行界弄不來的，他的一些辦法不為銀行界所接受，換言之，即是在銀行界「吃不開」。戰後他的主張，愈發與銀行界相左，最近他所提議的第二準備率辦法，尤引起銀行界的不滿。

(2) 經濟的——把艾氏調職，可以減少對於第二準備率法案要求通過之壓力，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蘇瑞莫 (Emil Scharrn) 是主張把保證金限額降低的，這樣一來，這種要求可能實現。

(3) 艾氏所提出的銀行股權公司 (Bank Holding Company) 法案——為了這法案使艾氏與加州美利堅銀行 A. P. Gannini 父子發生爭執與裂痕，這個銀行是美國第一大銀行，其在加州的力量很大，杜魯門為了免除在加州遭遇競選阻挫計，當以把艾氏調職為比較得計。

不管是非如何，艾氏與銀行界的不合諧，則為事實。所以當其調職消息傳出後，美國銀行家日報社論中即說出，銀行界對於聯準會的領導表示無信心。

新任主席麥克凱布是何人物呢？他曾做過費州聯邦準備銀行的理事長，以後即任政府中許多職務，他是大造紙公司的總經理，今年五十五歲，共和黨，有商業上經驗，與銀行界關係很深，銀行家雜誌譽為「得人」。大致今後聯邦準備委員會的作風，必是採取與銀行界合作的態度，採納銀行界的意見，而一反以前敵視的態度。

七、降調聲中的插曲

杜魯門降調艾氏，並不宣布理由，在白宮記者招待會上被記者們問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記者問他因何換調，杜魯門答以這是他的權柄，而並不是受任何人支配與影響的。

記者提出，麥克凱布氏是一位保守的商人，具有正統的觀念，與艾氏不同（艾氏被人認為非正統），問總統是否喜歡麥氏的金融政策？杜氏拒絕回答。（下接第一頁）

歐洲何時恢復繁榮？

楊文輝

歐洲的復興不是短期間可實現的，設馬歇爾計劃中的龐大經費，不能打開一條出路來根本的解決歐洲問題，則歐洲的犧牲是很難一致的。欲使歐洲恢復常態，第一步必須建立一大的計劃，並探測使歐洲各國能自給自足所需之經濟力量。

所有的重要事實，在美國駐德軍政府一九四七年八月所發表的官方調查「波茨坦德國之經濟統計」內載明甚詳。此項統計係從德四個管區內蒐集，資料內容大致是關於，(一)戰前的德國，(二)經濟現況，(三)德國與其他各國狀況的比較，這個調查，祇包括德國方面，但詳察事實與統計，德國問題就是歐洲整個問題，欲使歐洲復興，必須首先恢復德國的經濟。

簡單的說，情形是這樣，歐洲的人口是繼續在膨脹中，但生產食物及其他生活次要物資與所增加的需要不能相平衡。數十年來歐洲的農產久已不敷需要，不足之數僅能以工業產品交換外國食物與原料進口。

戰前歐洲人口的增加，由於各國增加率各有不同，造成政治上的緊張。人口增加迅速的國家，自感有權得到世界貿易的較大部份，這是純粹的，自願自的觀念，至於其他人口密度較低的，及欲維持本身於一較高生活水準的國家，則激烈抵抗任何關於截斷他們世界貿易的企圖。

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生命死亡甚多，

但歐洲的人口仍與戰前一樣的多，不過年齡組的變化較大而已，老年組的人口比例增大，留下給少年組人口一大重阻，許多人張着嘴嗷嗷待哺。現在歐洲用以維持人民生活的經濟方法，遭受整個的破壞了，無論工業或農業方面的生產，皆遠在一九三八年水準之下。

在另一方面，許多國家——尤其德國——人口密度確已增加，純然農業與工業的生產能被提高至戰前(一九三六年)一樣(該年的經濟尚無作戰準備)，但歐洲問題仍不能解決，因為人口是一直在增加的。另有一種說法，歐洲以後的年代中必須能有已往所不及的大量出口，才可解決問題。

此外，使歐洲自給的任何計劃，事實上是很複雜的。同時，英國必須增加其出口至少百分之七十(現在的出口已較戰前出口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同時，美國欲維持其「六千萬就業人口」的標準，也必須輸出三倍於一九三八年出口額。

在「波茨坦德國之經濟統計」內謂：「一九四六年底波茨坦德國的人口，幾與一九三六年德國總人口相等(佔一九三六年總人口百分之九十八)，但波茨坦德國的領土，現僅佔一九三六年德國的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二·八)。人口從一九二九年每方公里之一四八人增至一九四六年之一八五人。這是用粗放的方法來說明戰後德國

及其他國家依賴貿易的程度(因人口增加，生產不敷需要，必須賴貿易維持)。如果德國的經濟不復原，這種依賴性還要加大。據調查，德國人口密度在英國佔領區為每方公里二二七人，美軍區為一六〇人，蘇軍區為一六一人，法軍區為一三九人。百分之五十七的德國人口係在英美聯駐區(US-UK)，百分之二十六在蘇聯區(其貿易主要的方向是在東歐)，百分之十七在法軍區。

「戰前在奧得河(Oder)與納西河(Neisse)西部的糧食生產，僅佔國內糧食供給量百分之七十五，即佔全國糧食生產總量百分之五十七。如果國內糧食生產總量恢復戰前水準，則目前的人口每人僅可得一七〇〇加羅里的熱量，而戰前每人可得二九五〇熱量的糧食。目前官方分配的糧食熱量僅一五五〇加羅里，根據現在的波蘭計劃，欲求把奧得納西河以東區域所產之百分之廿五糧食運至德國，似已無望。因戰後波蘭的糧食須備為自用，德國不能不從另一途徑求糧食的來源，並尋求另一市場輸出工業製造品以求平衡。不論德國於戰前如何增加糧食生產，他僅能自給百分之七十五，德國戰前的進口額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為農產品，百分之三十五為工業原料。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德國為求自給自足計，將進口減低百分之三十，即從一九二八年的一百四十億馬克減為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平均之一百億馬克。即使在這種減低的水準上，德國的進口額仍落

後於英帝國與美國。

「德國自被佔領後，四個佔領區內的生產尚無統計，但各區的復原情形大致一樣。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工業生產僅及一九三六年生產率的百分之四十二。在法國，工業生產則恢復至百分之九十，比利時為百分之二〇〇，波蘭為百分之九〇五。阻礙德國復員的主要因素為缺少糧食、煤斤、鋼鐵、肥料、運輸工具等經濟條件。一九四七年八月，在英美區仍無好的展望。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六個月內的進口約三億美元，大部份為糧食，同時期出口僅值六千六百萬美元，其中為四千六百萬元的煤，九百萬元的木材，製造品的輸出甚為稀少。全年的出口僅值二十億美元的十分之一，此二十億美元之數是為達到經濟自給的最低出口估計。」

展望仍未恢復的德國經濟，調查報告內又說，「目下英美佔領區的人口，約等於戰前全德國人口百分之六十。恢復英美佔領區內的經濟，使之能自己維持，此問題須視基本食糧與生產原料缺乏的情形而定。在戰前，英美佔領區的糧食生產品佔德國土產食糧百分之四十，至佔食糧之總供給尚不足百分之三十。如果現在此區糧食生產能恢復到戰前水準，則可解決相當於戰前百分之五十的消費量。現在的德國人，每人每日共計僅有一四〇〇加羅里熱量的食物，此數與維持工業人口健康的最低熱量二七〇〇加羅里相差甚遠。在德國以外的區域情形就兩樣，如在蘇聯區最多也不過自行維持，照目前的物價來說，進口貨值，每年約十二億美元。」

有資格的觀察家，對於德國的遲遲復原（較

法、義、比、挪威、波蘭等國為遲緩）歸咎於：（一）戰時工業設備的毀壞，（二）瓜分德國為幾個區域，（三）人民營養不足，（四）繼續拆除工廠，（五）軍事管理，使私人的投資裹足不前，工人的工資不敷購買所需，使他們對工資已不感刺激，直至現在，國內市場的消費品供給量，未見有何增加。

基爾大學 University of Kiel 世界經濟研究學院的估計，如果限制各類工業機器及各種主要配件的製造，德國原料與製成品的進口，至少需要兩倍於食物進口的價值。同時，德國將不會再有無形的出口 (Invisible Exports) 收入，如旅行、航運等，所以其進口總數每年將累積為四十億元；縱使停止工業的搬移與撤除，也很難估計何時大規模的工業再為興起，也很難說明何處市場可能吸收德國的如此大規模的出口。

當人口密度在歐洲許多國家仍繼續膨脹時，世界經濟問題將變的更為複雜，移民政策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大量的人口，是不能很快的移動而安置的。一九四四年國際聯盟刊印一調查，係美國普林士頓大學教授富蘭克·羅士敦所作，「歐洲未來的人口，與蘇聯」，指出整個的歐洲，（不包括蘇聯），人口將一直增加至一九五五年止，以後則穩定，直至一九七〇年。因此馬歇爾計劃內貸款用途，主要的目的為恢復歐洲戰時破壞的生產力，經濟落後國家（非洲各國）必須開發。許多古老的國家生活水準的提高，將增加對工業產品的需要。此外，國際貿易組織將致力於市場公允的分配，但，設西歐與蘇聯間的貿易阻礙鏟除，歐洲的復興當可提早

實現。（本文譯自瑞士銀行通訊，原文為「When Will Europe Prosper Again?」）

（上接第五頁）得寬泛，才能洞見機微。不能到這個程度的話，寧可不動筆。

我們想像得到，當前正是一個大混亂的時期，有許多事情無法完全納入正軌。有的人寫得太太多，這可能是正因為他們有非寫不可的原故；而生活費用日高，勞人草草，如何能够按部就班的做研究工作？這裏我們不過聊盡勸告主義，希望實在可以不必開口、不能開口的時候，保持一種做學問的嚴正態度而已。

在這個亂七八糟的社會中間，經濟學人的謬誤，我們毋寧謂為有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因為比這些謬誤還要嚴重、還要荒唐的現象，真不知凡幾。走筆至此，不禁感慨繫之。因此，我們的要

求，便是在這個亂七八糟的社會中，以超越羣倫的態度，建立起一個健全的經濟學人的風氣。

資 本 市 場	
（「場市券證」名原）	
期一第 卷一第	
貨幣週轉速度與物價	方顯廷
我國幣制改革與證券	楊桂和
抗戰以來我國外匯管	祝百英
理政策	勇龍桂
一年來之本國金融	吳羣敢
一年來之上海股市	錢榮茲
證交吸收資金的各種	勇龍桂
理論	張明桐
統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張明桐
概況	張明桐
上海棉紡業概況	張明桐
統計資料	張明桐
所 易 交 券 證 海 上	
印 編 處 究 研 查 調	

德國經濟近況

趙述五譯

上 英美佔領區

這裏有一個故事：在漢堡有一位德國商人需要一點水泥，於是他自己駕駛一部汽車出去大兜其圈子。首先到法蘭克福，在黑市買進幾箱巧克力，這些巧克力在美國合作社賣美金一元五分一盒，黑市賣二百五十馬克，於是他把巧克力帶到慕尼黑，以物物交換的方式，換來一些從蘇聯佔領區走私進來的絲襪；然後又去阿爾波斯，用絲襪向農民換來黃油；最後終於把黃油帶回漢堡，把黃油換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水泥。

這種故事可以說得更長，漢堡的製造業者必需設法生產一些東西，然後用它們以物物交換的方式去易取食物和用品，來維持他們的工人和家庭生活；同時，他們的一部分產品並需以相當於戰前價格的官價出售，這方面的損失也要從兜圈子的方式尋求補償；今年春天德國改革幣制，他們大部分的現款和銀行存款都給取銷了，所以他們必須囤積所有剩餘的貨物和原料，並竭力避免為官方所發覺。

德國現在正有一種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可是這裏既然未曾無限制的膨脹發行，也沒有一文不值的馬克。兩個不同組織的和比較安定的系統同時存在，但彼此各不相關。在合法的系統中，工人每月工資平均一百八十馬克，乘電車或者購買配給品依然用的是分洋；農人以每噸二百馬克

的價格出售小麥；魯爾煤礦的煤炭，每噸十五馬克。可是，同時在非法的系統中，一個人在一件交易中可以賺得一個月的正式工資；一支紙烟值三馬克，一磅黃油三百馬克，商人常常用紙烟來替一切商品標價。

要說有多少人完全在合法的系統下生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人大致極少。不正常的現象逐漸變成「正常」了。因此，許多德國的保守派政客，受了美國自由企業的影響，攻擊社會主義者企圖的全面管制。目前要恢復這種不正常的局勢，自然不在於由法蘭克福經濟委員會再來頒佈一些法令規章；恰當的步驟，應該是嚴厲的減縮購買力，糾正工資和物價的結構，並且減低現行的過高的利潤稅。至於根本的辦法，還在於下列三個要件，即人民有適當的食物供應，增加原料進口以充實存貨以及一個有能力的行政機構。

(一) 魯爾煤礦的問題

在上述三個必要條件中，祇有第二項可能成功；最近在美方控制下的進出口聯合會已擬定計劃，準備在今年第一季中輸入原料二千五百萬英鎊。食物的供應可能增加，但是不見得會有一個健全的配給制度；法蘭克福的「政府」缺少有經驗的幹員以執行它的法令。在清除納粹工作之後，餘下來的公務人員都有官僚習氣，除非他們工作能夠有永久性，僱用他們的也是負責任的政府

，那末良好的人才吸收不到的。

年初期間，魯爾煤礦的工潮問題異常嚴重，這用不着什麼調查報告，便可以知道在莫斯科指導下的共產黨，正在力求延緩德國西部的復興。社會民主黨很清楚工人運動的情形，所以能夠利用在工會的力量以制止這種騷動。一九四七年初的工潮以後，較大的變動是美國參加管理；以往由英國單獨負責，現在則由英美合組的公司管理。同時，美國負責的部門是實際的生產，所以責任較英國尤重。

魯爾煤礦是馬歇爾計劃的關鍵，祇有給予工人以較好的食物，一部分並含有鼓勵生產的作用，它的生產方可有規復的希望。因之，雖然今年旁的歐洲國家，由於美國谷物供應不足而會感受困難，但魯爾煤礦的困難可能會克服的。

(二) 糧食問題

在去年秋天大旱過去以後，英美官員認為如果農人出售規定數量的糧食，各邦政府遵從法蘭克福委員會的分配法令的話，那就可能提高現行每一正常消費者一、五五〇卡路里熱量的糧食配給。這兩件事都沒有辦到。巴伐利亞等三邦的洋芋收成，差不多有一半已經給胡亂分配了。因之，英美官員對於德國官員異常不滿，很嚴厲的訓斥了一頓。德國方面的收穫估計已被推翻，但修正的估計又超過了實際的收穫量，英美官員正準

備減少配給，或增加進口的糧食。

德國官吏認為向隣邦購買糧食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即令德國的蕭林根氏 (Schlange-Schöe ningen)，食物和農業的主管人員，也自稱對於世界糧食機構的分配工作，一無所知。他以為英美佔領區的「出超」，可以很容易的用來向丹麥購買黃油；他曾經建議每年輸入價值三億至三億五千萬美元的六十萬噸菜籽，以及二百五十萬噸的飼料。他說，這樣可以供給每人以一星期十二兩的脂肪，而這正是恢復工人生產能力所必需的。他也知道要恢復德國的脂肪生產到戰前水準，總得在幾年之後，所以主張，在這幾年內由英美暫行以借貸的方式供給。

除開德國在戰爭中孤立八年的原因而外，德國人不能了解目前糧食情形的一個原因，是在於他們不清楚進口品的分類。A類包括食物、肥料、種籽和油類，由英美指定的款項給付的，今後有百分之八十由美國輸入；B類包括原料，由英美借款給付。德國人沒有看到A類，光看到德國出口超過了B類的進口，以為他們就已經借錢給英美，今後自然也可以多進口糧食了。這種看法自然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德國的工廠直接向國外購進糧食的話，對於出口品的生產是很有刺激的心理作用的。

德國人堅持要吃得好一點，還沒有什麼可說的。一般工人的生產能力和他們的工作是不相等的，有許多工人實在相當努力。德國最大的資產是一種工業精神，如果工人能够衣食飽暖，生產可以很快的恢復起來。

(三) 生產不振

即在魯爾工潮開始以前，英美佔領區的生產情形也無可樂觀。去年十一月中旬魯爾硬煤生產曾到二十八萬噸（每日）較一九四六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現在又降至二十五萬五千噸，同時運輸不便，存煤堆積如山。去年十月鋼塊生產增至三十一萬一千噸，為同年六月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但年產量三百七十萬噸祇合馬歇爾計劃在一九五一年水準的百分之三十。棉紗產量在去年十月是一〇、二〇三噸，一九四六年同期是七、三一五噸，一九三六年同期是三三、七三〇噸。

英國佔領區的總生產，一九四六年十月是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三，去年十月是百分之三十九點五；美國佔領區的工業較不重要，則由一九四六年十月的百分之四十五（對一九三六年）增加到去年十月的百分之四十九。進步遲緩的主要原因，由於天旱水淺，減少了電力的供應。

交通問題也很嚴重，但正在改善之中。英美雙方曾經擬訂臨時計劃修理鐵路，並向各國索還車輛，成績甚佳。現在又訂定了今年的計劃，預備修理五千輛車輛，並索回一萬五千輛。如果這個計劃成功，那末距離馬歇爾計劃的目標三十二萬輛祇差二萬輛，後者可以向國外購買。

至於因賠款所拆遷的工廠，對於工業生產的影響不會很大。賠償工廠的名單在德國人的反對以後，數目已經不算太多，加之從名單通過到執行，今後還會拖延很多時間。在這段時間裏面，祇有已經列入黑名單的工廠是在拆卸之列。在美國方面，賠償計劃最近有兩項重要的變

更，其一是西德不能有再多的工廠搬往蘇聯和它的衛星國家，其二，美國軍政府宣佈，德國工廠的主人應該儘速的獲得重整他們的工廠的權利。換言之，美國的意見祇是現在可以拆遷的工廠，限於供給需要這項機器的國家（否則就得向美國購買的），而這些機器又是德國人目下不能使用的。德國的工業家對於拆遷問題都已不太悲觀，大多數更以為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就會利用美國的資本來使他們的工廠擁有近代化的設備。

(四) 出口的困難

西德的將來固有賴於馬歇爾計劃，但後者的成功也一樣的需要倚賴着西德的經濟復興。本年初，進出口聯合會報告，出口的主要貨品已從製造品轉變為煤和木材，同時，出口總額自去年九月到達高峯後日見減少。出口減少的原因，據謂是由於歐洲國家減少向國外購買必需品和嚴格限制進口。一九四七年出口總值二億美元，較原定目標二億五千萬美元的三分之二為少，可是上述趨勢尤為嚴重。

波茨坦會議決定，把德國領土的一部交還波蘭（這一部分的糧食生產原可供給德國需要量四分之一），其人民則逐回德境；此外，以往德國以輸出工業品換取糧食，這種輸出品工業的生產，也必需予以限制。這一項決定對目前正不失為絕大的諷刺。蘇聯已拒絕在它的佔領區和西方的佔領區間的經濟關係，執行波茨坦協定，這件事和前面引的波茨坦的決定比較起來，實在又不甚重要了。現在美國已經無可避免的負起供應西德的重任，而西德的糧食生產是不足供給本身需要

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同時，由於現實的影響，英美區已經屬於美元集團了。

英美駐德官員早就知道，英美區成爲美元區域的結果，西歐就必需陸續有美元的供給，否則，祇有限制它的對德貿易一途。進出口聯合會的報告，說明了這種限制正在繼續發展之中。

出口減少，對英國也特別重要。修正的英美區金融協定規定，如果進出口聯合會的美金少於二千萬元的時候，英國依然負有以英鎊兌換成美元的義務；目下英美區的出口商正感受美元缺乏的義務；那末英國那種兌換的義務就要增加。這種現象現在已經開始了。

進一步說，馬歇爾計劃也祇能解決西德的一部分問題。最近柏林的美國經濟顧問團發表一篇報告，正確的指出了英美區的基本弱點在於必需依賴從美國輸入穀物，他們認爲適當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恢復戰前德國機械工業和東南歐生產穀物地區的貿易關係。這個方案目前自然辦不到，因爲其中還有許多未定的政治經濟因素，最近期間可以希望的，還祇有馬歇爾計劃一條路。

下 蘇聯佔領區

蘇聯方面現在正從事於如何組成一個東部的德國政府；以往，蘇聯的政策竭力仿效英美在西德所作所爲，但是却沒有如法蘭克福一樣的去組織若干分離的政權。莫斯科的企圖仍然在希望通過在柏林組織的一個全德國的政權和在魯爾區的一部分權力，以達成在政治上統制西德的目的。因此，蘇聯區的政治機構（德國人的），近來也正像西德一樣，由經濟管制的不良效果而逐漸起

不了作用。柏林的德國中央機構主要的祇是作爲與蘇聯官方的顧問和傳達命令的機關，它們的權力最近曾有增加，但也是有限度的。去年在法蘭克福成立英美區的經濟委員會以後，蘇聯在柏林也組織了一個同樣的中央經濟委員會，希圖防止經濟分裂的趨勢，不過，這和西德一樣，蘇聯依舊保有一切的最後決定的權力。

和西德比較來說，蘇聯在東德的集權工作，其結果是組成社會聯合黨及其他由共產黨員領導的團體，它們都是爲蘇聯執行命令的。以往，蘇聯和德國共產黨爭取勞工的政策，因爲拆遷工作的進行沒有很好的收穫；從另一方面說，從現有的生產中索取賠款却不會引起很大的反對，因爲這樣可以使得那些工廠的工人獲得食物，和用物交換獲得其他日用品的機會。

蘇聯方面，對這方面的意見顯然並不一致，大致說來，主張賠償第一的得到了勝利。拆遷工廠的工作屢屢執行，若干煤礦設備、紡織機器和發電設備都給搬走了。除開三條主要路線而外，所有的鐵路都已改成單軌，電纜也拆去不少。這此拆遷工作又沒有計劃，所以影響更爲嚴重。蘇聯區的負責人曾一再宣稱，這種拆遷工作即將停止；事實上現在鬆怠了一些，但礦廠設備和鐵軌依然在搬往蘇聯。據報，今年夏季蘇聯還需要一千二百公里的鐵軌。

一至於從現有的生產索取賠償的方面，在一九四六年以後頗有改進，大約有一半的產品是運往蘇聯，或輸往其他各國爲蘇聯謀求外匯。

(一) 生產困難

莫洛托夫指出，一九四七年的東德生產祇爲一九三六年水準的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四六年則爲百分之七十。一九四六年秋季以前的一段期間，蘇聯佔領區的工業在拆遷工作之下，依然相當進步，主要的原因是：蘇聯人也利用德國人的技術，曾經凍結資金，東德工業區的破壞不如西德的嚴重，原料存積甚豐。現在這些優勢都已經失去了。蘇聯可以供給一些棉花、亞麻和皮革，從其他方面還有點橡皮和其他重要原料，但是爲量不足，無濟於事。

工業生產還有許多重要的困難，諸如機器和運輸設備的損耗、鐵軌和技術工人的遷往蘇聯以及工人健康的退步等等；和原料不足有同等的重量。蘇聯區經常有勞工逃往英美區，一部分是黑市商人，一部分是逃避兵役的工人。

去年九月蘇聯區頒佈的第二百三十四號命令，使東德更傾向蘇維埃化，這件命令賦予德國工人以若干利益和責任，和蘇聯人民在蘇維埃勞工法令中所規定的一樣。重要的工業，如鈾礦、鐵路、煤礦、金屬、機器和電氣工業等，都實行計件工資制，拿計件工資的工人約佔三分之一；另外又規定一百萬勞力的工人必須供給熱食；對於國營和蘇聯所有的工廠工人，並有特別的獎金制度；這些工廠的工人，經濟行政機關通過商會團體對他們配給少量的消費品；紡織和服裝工業的工資提高，女工和男工同等給酬；至於管理人員則需負責工人訓練和產量。這件命令的目的，在於免得工人們以爲英美區在馬歇爾計劃之下可以得到更好的報酬，同時，去年冬天工人的生產力降到極低，至今還未恢復，這也須得予以刺激。

今後這些受到優惠待遇的工業，生產可能增加，不過由於天旱的原故，糧食缺乏，黑市猖獗，成就大致也很有限的。其須，像以往其他許多蘇聯的法令一樣，實際上有許多好處依然是表面文章。目下工資已經增加，但工人每月工資還祇合到一百七十八馬克，等於一雙黑市皮鞋價格的四分之一。

蘇聯區需要改革幣制和調整價格結構，其重要性和西德相同。在佔領初期，蘇聯曾經以極其嚴峻的手段，封凍銀行存款，沒收納粹份子的財產，在土地改革時並沒收二百五十英畝以上的私有地產。一九四五年以後，蘇聯為獲得賠償物資又在佔領區膨脹通貨，同時，封凍銀行存款的結果，使得人民保存的紙幣數量，異常鉅大，更其加強了物價的惡劣趨勢。

和西德一樣，蘇聯區也有兩套不同的系統同時存在，一方面是合法的固定工資和物價，另一方面是物物交換和黑市。製造業者也一樣的祇把一部分貨物按官價出售，黑市的物價較西德還要高昂。

蘇聯區較之西德有一項重大的優點，它的糧食生產足以供給戰前水準的消費，按照蘇聯的分配制度還略有剩餘。戰爭的破壞固然使得機器、日用品和肥料異常缺乏，但蘇聯軍政府仍然有足夠的糧食供給它的軍隊，並且可以把一部分運回本國，一部分向西德換取必需的原料。蘇聯的政策基於下列三項簡單的原則：(一)德國人的生活永遠不能和蘇聯人一樣。(二)為蘇聯工作的人可能得到較多的食物。(三)分級的配給制度應該求其適合於共產制度。

(二)和西德的關連

據美國方面的估計，蘇聯區糧食的自足自給，可以使它每年必需的進口總值不超過三億美元；至於英美區則每年必需出口二十億美元以償付入超，其中以糧食為主。這種比較是不正確的，蘇聯並無意於把西德造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而是希望它成為蘇維埃聯邦的一部份。蘇聯的國營機構佔有東德的大多數的重要企業，在所有的工廠之中，蘇聯的公司佔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蘇聯區最缺乏的是硬煤，一九四六年對魯爾煤礦的需要量達二百五十萬噸。東德在戰前生產的褐煤佔全國的百分之六十五，這部分可以用來換取魯爾的硬煤，蘇聯並曾設法讓波蘭人以西里西亞的硬煤來掉換重要的德國原料，如 Synthetic Oil 等。

鋼鐵生產也是集中在西德，東德的缺煤更其妨礙了鋼鐵的生產。蘇聯最近准許德國人參加，設立兩個鋼鐵廠和從捷克、蘇聯輸入鋼鐵，但這些步驟依舊無濟於事。

要把紡織業在東西德間分開是不可能的，英美區現有的紡紗工廠無法利用，因為有百分之七十的紡錠都在蘇聯區裏面。類似的情形很多，化學工業也是一個顯例。這樣子的破碎支離，使得西德的生產能量無從估計；進一步說，德國的經濟的統一也就有必要了。

佔領區間走私性質的物物交換，使得各區間種種限制的影響大為減低，各人都會竭力設法以貨物換來美元或其他缺乏的貨物。其次，交通不便更限制了貿易數量，在去年，即令少量的貨運

也有很多困難。今年各國佔領區間會協商增加百分之五十的交易量，但也得看前途的發展而定。這次協商議定，由東德供應食物、紡織品和化學品等，西德則供應鋼鐵、染料和化學產品等。今年由蘇聯區輸往西德的穀類，大致不過等於由美國每月輸入量的三分之一。(本文譯自 The Economist, Jan. 24, 1948.)

(上接第廿四頁)

品的所得，在自由市場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物品(在已往是不准許的)。這是今年決定農產問題的重要因素，比較去年春天的氣候因素尤為重要。

現實化的法郎匯價可鼓勵糧食的生產，至少可使法國在一九四八年在糧食方面得以自給自足。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將受法郎貶值的騷擾，因為怕法郎的貶值將影響他們的幣制與幣制。在意大利會有一段時期，出口商在自由市場出售百分之五十的出口外匯，結果會使英鎊匯價落在二元八角之基礎上。法郎貶值將常使英鎊市價在官價匯率之下，但許多人的意見，認為英國欲維持其英鎊匯價在四·〇二元，是不智的；同時有許多想，如對英鎊有一現實價值，則可解決目下許多困難，較現在施行的各項外匯與貿易規定要好的多。

總之，法郎貶值是法國當局一大胆的步驟以整頓其幣制，使之有一現實化的基礎。此政策能否成功，須視政府財政收支能否平衡，物價能否穩定而定。法郎貶值也許能引導歐洲至一現實的基礎。

國際集納

關於法郎貶值

(一)英國人的看法

英國人對法郎貶值的看法，可以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一月廿四日的短評為代表。英鎊貶值問題，久為全球所矚目；法國政府的這種措施，比較說來，英國所受的影響大抵上算得是最為重大的。

「經濟學人」認為法郎的貶值，很難和國際間若干重要的金融協定謀求協調。但是，法郎貶值是勢在必行的，因為法郎外匯的高估為時已久，而法國的工資、成本和物價依然日見上漲。目下可以討論的祇是時間問題：在經濟較為安定的時機實行貶值是否較為妥善，或者就是在目前貶值更為有益。

從目前的形勢看，法郎固有貶值的必要，任何遲延祇有增加不利；其次，最近意大利里拉貶值的成就，更其加強了法國政府對於貶值的信心。法國政府的辦法是將英鎊匯率改為八百比一，同時建立外匯的自由市場，出口商至少可以把一部分的外匯收入以自由價格出售，他們認為祇有允許外匯和黃金自由市場的建立，才可以使人民窖藏的黃金和外匯出籠的。

最近法國財長梅亞到英國和克里浦斯財長會商，主要的必然是討論法郎貶值問題。英國政府的態度根本是不贊成的，不過，這件事情實在也不能而且無法反對。問題於是落在外匯自由市場之上，因為那樣一來，由於法國經濟的不安定，自由匯價必然上漲；於是英鎊對其他貨幣通過法郎自由市場換算的匯率 (Cross rate)，自然和現行的匯率不同了。法國為避免英國的疑慮起見，特規定禁止自由市場從事英鎊的交易，英鎊交易完全依照八百對一的官價進行。但是，美元在法國既然可以有自由價格，那末美元和英鎊的換算匯率必然無法維持官價法郎的平價的。

又一月三十一日，該報以為英國應採比較積極的辦法，以便中和法國的影響，即是英國應與歐洲國家合作，以重建歐洲國家間貨幣的通用兌換。

(二)美國人的看法

美國一般人對於法郎貶值的評論雖各有說法，但大體上輿論反響尚屬良好。自法郎貶值消息公佈後，美國金融界之報紙 (The American Banker) 於元月廿七日有短評論述法郎的貶值。

此係站在客觀的立場看法，可代表美國金融界一般人士的觀感。

法國法郎貶值使之成為一出口法郎，並建立一黃金與外匯市場的自由市場，引起了一個問題，就是此舉能否整頓歐洲幣制問題。Schuman政府正致力於財政收支的平衡，使法國的財政情況好轉，現得到一結論，為欲達到此目的僅有一條路，即使其幣制建立於一現實的基礎上。

一九四七年國際清算銀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在其報告中會說，法國人民的藏金約值三十四億美元，同時亦有大量的美元與其他外國貨幣窖藏於法國民間，設立一外匯與黃金市場，能使這些民間藏金與外匯出籠，則對法國的外匯匯率有莫大的增進。此方案的用意，在使違法藏有外匯與黃金的人民如願賣出其黃金或外匯除繳稅百分之廿五以外，並不觸犯法令。

法國共產黨則反對此方案，因為這方案的目的與步驟是正確的（站在美國資本主義的主場說）。法郎貶值與黃金自由市場可能使法國糧食問題解決，因為此方案准予法國農民以其出售農產

(下接第廿二頁)

大成橡膠廠

股份有限公司

牌燕雙  牌燕海

套健行鞋 跑青年鞋

上海長陽路九四一號
工廠電話 二五二一

上海四川路六六八號
公司地址電話 二〇一〇八九七
電報掛號 四九三九

★服務忠實★管理嚴密★

◎經營◎

房地產之經租及管理
房地產之投資及買賣
房地產之建築及設計
其他有關房地產業務

大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房地產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地址：

上海四川中路三四
六號迦陵大樓七
樓七〇一室

電話：

經理室一七〇一八
營業室一六二七二

上海市場票據交換所

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莊行換交

36

順康錢莊

創立於民國二九年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定期存款 存期隨意
利息優厚 手續簡捷

地址 天津路一五七弄六號
電話 九三五六〇號

請訂閱

全國唯一金融經濟專門性日報

金融日報

金融消息迅速正確
經濟新聞特別詳細
每日清晨專差遞送
工商各界不可不看

主要内容

上海金融市場 每日銀根張弛詳情，華股外股公債市况，外匯及內匯市場動態，國家銀行及商業行莊業務，報導最詳細，數字最可靠。	上海商用品市場 分食物，燃料，衣着，建築材料，日用品，出口品，化學品，文化品等八大類，行情最正確，敘述最清楚。	上海對外貿易 進出口管制法令，出口物資產銷情形，進口貨物運銷情形，英美及香港市場介紹，內容豐富，不厭求詳。	上海工業新聞 全國工業協會函電公告，上海工業協會函電公告，各廠商設備及出品介紹，工業消息，搜羅最翔盡。
---	---	---	---

社址：上海九江路一〇五號 電話：一四三二一
發行所：上海九江路三三號 電話：一四三二一

清議月刊 第十一卷

中華民國卅七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 張 方
編輯 胡 鐵

出版者 上海廣元路雲雲村二號
戰後建設問題研究會
電話：七〇六一五

印刷者 地址上海浙江中路六八九號
百宋鑄字印刷局
電話：九二九八八

本刊價目

零售 每期三萬元
半年 連郵十八萬元
全年 連郵三十六萬元

(航空或掛號另加)

廣告價目表

地位 普通 一通前封裏底封面底封裏

全面	六,000,000元	七,100,000元	九,六00,000元	七,100,000元
半面	三,000,000元	三,500,000元	四,800,000元	三,500,000元
士面	一,500,000元	一,750,000元	二,400,000元	一,750,000元

上海市場銀行

代理上海市庫收付
扶植上海市工商業

總行行址 九江路五十號

電話 一五四三〇

第一辦事處 愚園路二四七號

電話 二一八一九

第二辦事處 中華路一四五〇號

電話 (〇二)七〇五〇七

第三辦事處 中正東路五〇一號

電話 八四〇一一

第四辦事處 中正北二路二八四號

電話 三〇二九八

第五辦事處 東大名路一二四號

電話 五一四九五

經辦銀行各種業務
手續簡便利息從優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五五七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七二〇號

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聚裕錢莊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手續簡捷 服務週到

地址 上海九江路二一四號

電話 一五五六六總機

本埠航寄附加郵資一萬五千元